

精 神 分 析 经 典 系 列 丛

卡斯特精神分析译丛



VOM VERTRAUF IN DAS EIGENE SCHICKSAL

[瑞士] 维蕾娜·卡斯特 著 朱刘华

心理分析师之家网络学院严禁外泄 禁止售卖 | 本书仅供参加者在下载后24小时内阅读 书籍内容受法律保护 翻印必究 更多书籍请到淘宝店铺“心理分析师之家”或微信公众账号“心家之家” 微博在公众号搜索：V1234567

神 分 析 经 典 系 列 丛 书

斯特新精神分析译丛

相信自己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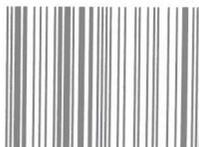
OM VERTRAUEN IN
AS EIGENE SCHICKSAL

《卡斯特精神分析译丛》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维蕾娜·卡斯特重要著作的合集，在国际心理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拥有非常高的学术水准和实用性。

维蕾娜·卡斯特以多年研究心得和深入浅出的解析，用清新简练的生动鲜活的事例，向读者阐述了有关自我、梦境、信任、命运、恐惧等诸多人类最根本的心理命题。

本译丛是广大心理学研究者、心理学爱好者，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读者了解当代世界心理学发展最新趋势、提高心理素质以及走出心理阴影、克服心理障碍的必备书目。

ISBN 978-7-80173-767-0



9 787801 737670 >

定价：15.00元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卡斯特精神分析译丛

相信自己的命运

—— 伴着童话生活

VOM VERTRAUEN IN DAS EIGENE SCHICKSAL

[瑞士] 维蕾娜·卡斯特 著

朱刘华 译

心理分析之新理论科学出版社 禁止售卖！本书仅供参看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如有疑问或有错误不全的情况，请在本页留言或联系出版社，谢谢！0571-85020000；0571-85020000；412582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信自己的命运/[瑞士]卡斯特著;朱刘华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9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ISBN 978-7-80173-767-0

I.信... II.①卡...②朱... III.精神分析-通俗读物
IV.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1775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7-3989

©2001,Kreuz verlag GmbH & Co.KG Stuttgart,part of Dornier
Medienholding,revised edition of the original published in 1984

©Kreuz Verlag,part of Verlag Kreuz GmbH,Stuttgart,Germany

This translation of VOM VERTRAUEN IN DAS EIGENE
SCHICKSAL-DER TEUFEL MIT DEN DREI GOLDENEN HAAREN
first published in 1984 in Germany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urrent rightsholder Kreuz Verlag,70565 Stuttgart,part of Verlag Kreuz
GmbH.

相信自己的命运

著者 [瑞士] 维蕾娜·卡斯特

译者 朱刘华

策划编辑 吴昌荣

责任编辑 李璞

美术编辑 姚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6开

5印张 70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767-0

定 价 1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我最喜爱的童话	(5)
魔鬼的三根金发	(14)
相信自己的命运	(20)
胎膜	(24)
国王对预言很生气	(30)
父母出卖孩子	(34)
匣子里被抛弃的孩子的主题	(37)
被调包的信件	(40)
预言首次兑现	(47)
地狱之路	(49)
魔鬼的金发	(51)
干了的集市井	(54)
不结金苹果的苹果树	(58)
永远无人接替的船夫	(60)
魔鬼和老祖母	(63)
魔鬼释梦	(67)
复活的归途	(71)
调走国王	(75)

心理諮詢師之新發展研討會外傳 禁止複製 | 本研討會將於下週四(24日)結束，相關內容將有修改不全的情況，請於本研討會結束前購買，更多公佈的請參閱本研討會公告：097-25 或請洽公眾服務：412822

我最喜爱的童话

安吉拉·塞弗尔特

从前……有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年龄四五岁左右。这个年龄里发生了一些决定小女孩小男孩未来生活的事情。

您可以这样开始您自己的童话。我当然无法继续写下去，因为我不熟悉您和您的故事，但我可以从我作为心理分析师的经历来讲一些对您可能会有帮助的东西，让您自己的生活故事变清晰一些——如果您关心此事的话。

在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埃里克·贝恩（Eric Berne）创建的交易分析学（Transaktionsanalyse）中，也研究童年时代最喜爱的童话和故事，它们对当事人后来的生活十分重要。

如果您愿意，您可以看看您是否会从《魔鬼的三根金发》的童话里发现您个人的剧本模式，您的生活剧本。

您想起了您四五岁时的哪些事情呢？您当时在您成长的家庭中经历了什么呢？您最好是将您想起的一切先写下来。

如果您还想深入研究您的剧本故事，建议您在继续阅读之前，尤其是在您再次阅读这则童话之前，根据您还记得起的一切，给您记忆中的童话写一个简短的内容说明。请您提纲挈领，用短短几句话概括出要点。

如果您此外还想起在您的青春期，即在您 12 至 18 岁之间

6 相信自己的命运

深深打动过您的一本书、一个剧本、一部电影时，也请您写个简短的概要。如果您之后还有兴趣继续调查您没有意识到的成长经历，请您想想过去两三年里哪些故事对您重要，像概括童话和青春期故事一样处理它们。

随后您可以看看能否在童话和过去两三年的故事之间发现一个共同的内容。青春期故事的内容要么类似，要么相反。因为青春期经常是一个反叛的时期，在成长过程中会形成要打破旧的、熟悉的一面，将一直受到拒绝的一面——它经常是原始的，为了父母而被压迫了的一面——接受进行为模式的倾向。因此，如果童年最喜爱的童话和近期最喜爱的读物存在片面性，从而体现出生活的局限性，青春期最喜爱的故事就有可能包含着解决方法。

一部“真正的”供剧院和电影使用的剧本包括一些特定的角色：

——整个故事围绕他展开的主角——童话里叫做男女主人公——这个角色当然由孩子自己来扮演；

——使他 / 她生活艰难的反面角色——在童话里，这个人物大多数是作为邪恶的巫师、魔鬼或作为女巫出现——在孩子的经历中主要是他们限制他的本能；

——男女救星——比如一位善良的仙女，一位年老的智者，在这里是老祖母，乐于助人的动物们也常接过这个角色——孩子有时将这个角色转给一位可爱的妈妈或一位善解人意的爷爷，也转给另一个他能信赖的人。

——然后还有其他的不可缺少的人物，以及一些边缘角色，它们的作用是让故事产生出乎意料的情节，也就是紧张，而不是草草地结束。

当然，每部扣人心弦的剧本最重要的是：最后可以赢得某

种东西，一位公主或者一位王子，一份宝藏或者——就像这里一样——是自己的生命。

但故事的紧张在于其间经常看起来这个利益好像无法实现，好像它是永远失去了——在此受到威胁的是最最珍贵的东西：主人公的生命，甚至是好几回——好像到最后男女主人公必然会失败似的。

这就像在真正的生活中一样，因为任何剧本都是根据生活提供的经历写成的。

正是在早期童年的这些故事里，即在学龄前所听到的故事里的内容，孩子在后来的生活中会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在这个年龄，孩子们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的接受能力很强，他们能准确地观察他们与之交往的人，首先当然是母亲、父亲和兄弟姐妹，他们会作出一个后来大多数再也意识不到的决定。比如，当一个孩子遇到他的感情得不到严肃对待时，他可能会对自己说：“我将永远不表露我的感情。”然后，成年之后，别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以理智地思考为主甚或是个感情冷酷的人。或者，一个孩子看到家中常有人生病，因而受到特别的关心。他可能会认为：“我也要经常生病，那样其他人就会关心我。”或者——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有时候是这样的——他感觉妈妈最想一直将他带在身边，不希望有一天会让他出去，这样他可能会认为：“我绝不离开妈妈。我最好是根本不要真正长大。”这就有可能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在老年之后也显得孩子气，不健康地依赖他人，比如在伴侣关系中。

我们称孩子从他的家庭经历得出的结论——当然比这里简单描述的要多得多——为他的“脚本决定”（Skriptentscheidung）。它对暂时没有意识到的个人生活计划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感情反应和行为方式是围绕相应的决定构思的。

8 相信自己的命运

为了能在内心里“写”这么一部“生活剧本”，孩子从他听过的故事里寻找那些最适合他当时的决定的故事作为样本。比如说一个小男孩或一个小女孩，他们的母亲特别胆小，要阻止他（她）进行许多户外活动，因为她觉得这些户外活动对他们太危险了，他或她就会认同于这则童话里的幸运儿。这则童话就会成为他最喜欢的童话，因为里面描写了一个人完全可以涉身危险，不会马上丧生。或者一个孩子经常一个人待着，感觉自己得不到保护，他安慰自己：也许他生下时头上戴有胎膜，因此不会出什么事。

这样孩子在童年时听到的童话故事就会成为某种特定的生活模式的榜样。无论是他内心的困境还是他的希望，解决的可能性都投影在童话向他介绍的人物身上。

现在，如果有谁想认识他的“生活脚本”，童年时的童话就特别适合，因为跟一本书的较长的故事相反，童话里总是只涉及一个内容。

在许多的生活故事里我们都注意到，一个孩子最关心的就是让父母开心。大多数孩子为妈妈和爸爸做无数的事情，而其后生活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完不成这一任务。因为一个孩子不能让母亲和父亲幸福和健康，他俩只能自己设法幸福和健康。孩子也不是为此目的降生人世的。他是被生下来过他自己的生生活、走他自己的道路、寻找他的幸福的。就像童话里的男女主人公一样。

您为您的父母干了什么？您也想妈妈对小家伙感到满意、爸爸为小家伙感到骄傲吗？当妈妈再次头痛或因为必须照顾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挣钱劳累不堪时，您是不是特别心痛？有可能您当时打算迅速自立，为妈妈减轻负担。也许您爸爸深为他的漂亮女儿或他的机灵儿子骄傲，您不想让他失望，一直在想

方设法解决一项艰难的任务。

这自然可能会导致柔弱的童年力不从心，其结果可能是您今后在生活中再也不能正确估计您所面临的任务——就像这里的幸运儿一样——很快就接受下困难任务甚至不加考虑地涉身某种有可能带给您厄运的冒险。

不管怎样——如果是一段时间的要求过低或期望过高，这没有关系，但长期下去两者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至少会影响到最终的生活利益。

因此，在这里对您来说重要的是您的天赋和能力问题。如果您知道您身上与生俱来的所有天赋，那您就可以——在转换的意义上——从魔鬼头上取来三根金发？或者您认为，相反，您必须始终愉快地满足他人的所有愿望，从而根本不能胜任，因为那不是您实际上想要的？为了满足他人的要求，您可能会承诺什么呢？在这则童话里主人公照顾一眼干涸的井、一棵枯死的苹果树和一个疲惫的船工。在转义上就是：您在拿您自己最大的宝藏，那养育您的、从您内心里涌出的、创造性的能力冒险，同时冒着十分无聊十分懊恼地驾驶您的生活之船的危险，像船夫驾驶着他的船一样。

或者，您的身上还有多少天赋被荒废了呢？如果《魔鬼的三根金发》是您最喜爱的童话，您可能拥有很高的创造性，拥有奇特的想像力和了不起的直觉，它们帮助您为大多数问题找到答案。有可能您喜欢迅速作决定，自发地反应，不那么容易被横在您道路上的障碍吓退，而是怀着纯粹是取之不尽的能量追随您的目标。也许您的特点就是勇气、乐观和自信，它们是无法动摇的。或者存在对不断更新的多方面的任务、挑战和冒险的强烈需求。

不管怎样，这则童话的主题就是“信任和勇敢”。这跟您作为小姑娘 / 小男孩曾经做出的决定有多少吻合呢？“我有一天

要……”您的这句话接下去怎么讲的？

如果您找到了您的生活剧本的这一中心句子，也是在您概括写下的三则故事的基础上，那您现在就再看看，您到目前为止是否一直遵守着它，您是不是还要继续遵守它。

这个所谓的“脚本决定”对孩子来说是征服生活的一个必要的最佳机会。他从他生在其中、当时十分熟悉的那个家庭环境里做出决定，以便能分析以何种方式方法可以得到尽可能大的证明和关注。因为每个孩子都极其依赖它。成人当然也需要它，但在童年时代证明和关注是生命攸关的。

从这一点看来，在面临的生活中，那个脚本决定是孩子的一个创造性的最佳答案。直到以后成人才经常发现，孩子们当时给自己确定的基本原则今天不再适用了，因为它们限制了生活，它们更像是一座监狱，而不是给予丰富的生活机会更大的活动余地。

熟悉的东西给人安全感，而不熟悉的东西一开始会让人害怕。出于这个原因，面对新的经历，人们有时候更喜欢抱陈守旧。

但在这则童话里，这个幸运儿为了收集有用的认识，不怕承担异乎寻常的任务。他不受延迟的误导，坚信最终会成功。在这里他从“母亲们”那里汲取信任、力量和勇气，她们代表着命运——出生时头戴胎膜的自己的命运，强盗窝里老太婆的命运，“老祖母”的命运，她作为魔鬼的老祖母出名——当然还有托付给他的公主，她有一天肯定也会成为母亲。从转义上这是说：这个幸运儿信任地顺从了生活的自然进展，它始于女性——以母亲的身份，并通过母亲——它结束于女性——在死亡之母大地的怀抱里。

这对您或许也很重要：您随时得到伟大母爱的保护，受到

命运的主宰，同时还认识到，我们大家都被置身于时间的长河里，是善和恶的组合物。

您认为童话中哪个人物重要、您能很好地认同于哪个人物，尤其是您在您的故事里为自己找到了什么内容——根据情况，主要是为了面对生活中的复杂任务产生一种安全感，也敢于接受特殊的挑战。另外，认识您的资源当然也很重要，您最好是从睡在强盗窝里、在老祖母的裙褶里，即在您的梦、幻想和想象里找到它们，也就是能从潜意识里取出。

还要谈谈十分重要的一点：埃利克·贝恩^{〔1〕}总是警告要提防一个来自内心的、没有意识到的“恶魔”的袭击，它能毁掉您已经漂漂亮亮地建起的一切。

从这则童话里可以看到，这个幸运儿可能显示出了一种过分的大胆，因为他提到他的幸运时十分肯定。他的话听起来十分勇敢：“我要去取金发，我不怕魔鬼。”如果低估魔鬼所代表的恶，就可能会有危险。在主人公说了三次的“我无所不知”中表现了一种自我高估的行为，也同样含有失败的危险。过分热衷于不寻常的任务会破坏对现实的感觉。

即使谁生下时头戴胎膜，一个所谓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大多数时候能马到成功，这并不说明就会一直这样。这则童话里的幸运儿遇到的危险确实多于理智，因为预言只告诉他，他将在十四岁那年娶公主为妻。没有谈那之后将发生的事情。没有告诉他他肯定会带着魔鬼的三根金发从地狱返回。如此看来，多点思考和谨慎真的很必要。

因为两种强大的力量主宰着人类：挤进生活和又想离开生活的力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称它们是“生存本能”、“力比

〔1〕加拿大心理学家，沟通分析的创始人。——译注

12 相信自己的命运

多”和“死亡”、“攻击本能”。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对付这两种力量，因为无意识地进行的一切都逃脱了我们的控制和操纵。可惜的是许多人的行为都是自我毁坏，因为他们对自己喜欢得不够。一个坚信他不会出什么的幸运儿有可能对他的原始需求产生不太真实的感情和理解，对自己不够亲近，无法让他给予他的幸福足够的重视。

在古希腊，人们将“精灵”（Daimon）理解为一种鼓舞人的力量。这里它是以魔鬼的三根金发来象征的，因为头发源自头颅，它是精神的中心。

可是，如果我们在“Daimon”这个词里看到“Daemon”（魔鬼）的话，那么这指的虽然是相同的力量，但却是一种起破坏作用的力量。

在这则童话里对如何从“魔鬼”变成“精灵”有着很美的描写：老祖母，那个智慧老人，将这个幸运儿变成了一只不起眼的小蚂蚁，让它藏在她的裙褶里。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人类甘愿谦虚、谦恭、愿意工作，勤奋好学地接近这些既强大又危险的魔鬼的力量，不是直接向它们挑战，而是练习低头，聪明地让步。这一过程最终造成一种更高的意识，最重要的是它那绝对清醒，完全的关注。这带给幸运儿最终的幸运。通过它在老祖母的裙褶里仔细地听魔鬼讲枯了的井、枯死的苹果树和无聊的船工的事，他受到启示，这一启示让他成功、幸运和健康地返回家乡，回到他的心上人身边。

换句话说：我们拥有的最大优点——在这里是相信和勇气——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弱点——在这里是傲慢和大胆，如果我们认为什么地方存在一个弱点，那里就有可能蕴涵着一个大优点。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拥有不同的力量，但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如何以何种方式利用它们，让它们为我们服务。我们可以

用这些力量为我们和他人做些好事，我们可以注意让它们丰富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减少。这样我们就能靠它们的帮助最终成为“获利者”。在这个故事里带来成功的答案是：思考——这是老祖母通过将幸运儿变成一只蚂蚁藏在她的裙褶里来表现的——还有警惕和警醒。

对于自己的生活，获利就是指：作为一个个体，十分自我、十分独特地来发展、挖掘和开发出所有的天赋，最终跟自己和世界和睦相处。

要达到这一点，认识这个主题和自己的生活的“剧本”肯定是值得的，也就是看看在我们至今的人生道路上陪伴我们的那些故事。

我祝愿您在这番紧张的寻找中满怀好奇，快乐无穷。

心理科学之家的心理科学公众号 禁止售卖！本书仅供参看请在下方输入24小时删除 书籍内容如有错误不
心理科学之家的心理科学公众号 禁止售卖！本书仅供参看请在下方输入24小时删除 书籍内容如有错误不

魔鬼的三根金发〔1〕

从前，有个穷苦的女人生下一个儿子，由于他出生时头上包着胎膜，有人预言他十四岁那年将娶国王的女儿为妻。事有凑巧，不久国王就来到了村子里。由于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国王，当他询问有什么新闻时，人们就回答说：“前几天这里生下一个有胎膜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成功。还有人预言他将在十四岁那年娶国王的女儿为妻。”国王心肠很坏，听了这个预言十分恼火，就去找到孩子的父母，装得客客气气地说道：“你俩这么穷，将孩子送给我好了，我会照顾他的。”一开始他们拒绝；但由于陌生人许以重金，他们就想：这孩子是个幸运儿，一定会逢凶化吉的，于是他们最终同意了，将孩子给了国王。

国王将他放进一只匣子里，带着它继续往前骑行，一直来到一条水很深的河边；他将匣子扔进水里，心想这下我帮我女儿摆脱了这个讨厌的求婚者了。但匣子并未沉下水，而是像只小船似的漂浮着，一滴水也没能浸进去。它就这么漂啊漂啊，一直漂到离国王的都城两英里的地方，那里有座磨坊，它被磨坊的堤坝拦住了。一个磨坊伙计正好站在那里，发现了匣子，用

〔1〕该童话由本书译者根据原文译出。

钩子将它钩过去，还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呢。他打开匣子，发现里面躺着一个可爱的男孩，既健康又活泼。他将孩子抱到磨坊主夫妇那里，由于他俩没有孩子，俩人喜出望外，说道：“这是上帝恩赐给我们的。”他们悉心照顾这个弃婴，使他渐渐成长为一个道德完美的人。

有一天，国王刚好在雷雨时来到磨坊里，问磨坊主夫妇那个高个子少年是不是他们的儿子。“不是，”他们回答道，“这孩子是捡来的，是十四年前装在一只匣子里漂到堤坝上来的，是伙计将他从水里捞出来的。”国王发现他不是别人，而是被他扔进河里的那个幸运儿，于是他说道：“你们两个好心人啊，能不能让这少年送封信给王后？我要赏他两块金币。”“谨遵王命。”夫妇俩回答道，让孩子去做准备。于是国王给王后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送信的男孩一到，就立刻将他杀死埋掉，必须在我回来之前办好这一切。”

男孩带着这封信上路了，可他却迷了路，傍晚时他来到一座大森林里。他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走过去，来到一间小屋跟前。他走进小屋，一个老太婆孤零零地坐在火堆旁。看到男孩她吓了一跳，说道：“你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我从磨坊来，”他回答道，“要去见王后，将一封信交给她。可我在森林里迷路了，很想在这儿过夜。”“可怜的孩子，”那女人说道，“你落进强盗窝里了，他们一回来，就会杀死你的。”——“谁爱来就来吧，”少年说道，“我不害怕。可我太累了，再也走不动了。”他在一张长椅上躺下，睡着了。不一会儿强盗们就回来了，怒气冲冲地问躺在那里的陌生少年是谁。“唉，”老太婆说道，“那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在森林里迷了路，我出于怜悯收留了他。他奉命要给王后送一封信。”强盗们拆开信读起来，信里写着，男孩一到达就将他杀掉。就连铁石心肠的强盗们这下也起了怜悯之心，强盗头子将信撕碎，另写了一封，里面写

着，男孩一到就让他立即跟公主结婚。然后他们让他安静地在长椅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后就将信交给他，为他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当王后收阅了信之后，就按信里的内容做了，下令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将公主嫁给了那个幸运儿；由于小伙子又英俊又和善，公主跟他生活得快乐而满足。

过了一些时候，国王返回宫中，发现预言应验了，幸运儿已经跟他的女儿结婚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道，“我在信里下的完全是另外的命令。”王后听了将信递给他，说他最好自己看看里面写的什么。国王一读便发现这信被人掉包了。他问少年那封托付给他的信哪儿去了，他送来的为什么竟是另外一封信。“我什么也不知道。”他回答道，“一定是我夜里在森林里睡觉时被人换掉的。”国王怒不可遏，说道：“不能这么便宜了你；谁想得到我的女儿，他就必须去地狱里，从魔鬼头上拔来三根金发；如果你能给我弄来我要的东西，我就让你留下我的女儿。”国王这样做是希望能永远摆脱他。可那个幸运儿却回答说：“我要去取金发，我不怕魔鬼。”说完他就告了别，开始他的旅程了。

他来到一座大城市，守城门的卫兵盘问他会有什么手艺有什么知识，“我无所不知。”幸运儿回答道。“那就劳驾你告诉我们，”卫兵说道，“我们集市上的井平时都流出葡萄酒，它为什么干了，连水都不再流出呢？”——“这个我会告诉你们的。”他回答道。“但要等我回来的时候。”说完他继续往前走，来到另一座城外，那里的卫兵又问他会有什么手艺有什么知识。“我无所不知。”他回答道。“那就劳驾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城里的一棵平时结金苹果的树现在连树叶都不长了？”——“这个我会告诉你们的。”他回答道；“但要等我回来的时候。”说完他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条大河边，必须过河去。船夫问他会有什么手艺有什么知识。“我无所不知。”他回答道，“那就劳驾你告诉

我，”船夫说道，“为什么我得一直将船撑来撑去，永远无人来接替我？”——“这个我会告诉你的，”他回答道，“但要等我回来的时候。”

过河之后，他找到了地狱的入口。里面黑糊糊的，到处是煤烟灰。魔鬼不在家，只有他的老祖母坐在一张宽大的安乐椅里。“你有什么事？”她问道，样子看上去一点不凶。“我想要魔鬼头上的三根金发。”他回答道，“要不然我就留不住我的妻子。”——“这要求太过分了，”她说道，“要是魔鬼回来发现了你，你会没命的；可我同情你，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她将他变成一只蚂蚁，说道：“你爬进我的裙褶里吧，在那儿你很安全。”——“好的，”他回答道，“这没问题，可我还想知道三件事，为什么一口平时流出葡萄酒的井干了，现在连水都不再流出？为什么一棵平时结金苹果的树，现在连树叶都不长了？为什么一位船夫必须一直将船撑来撑去，没有人来接替他？”——“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她回答道，“可你只要悄悄地待着，注意我拔他三根金发时魔鬼说什么就行啦。”

天黑了，魔鬼回家来了。他一进门就发觉空气不纯。“我闻到，我闻到了人肉味。”他说道，“这里不正常。”他边说边四处张望、寻找，但什么也没找到。老祖母却骂起他来，“刚刚打扫过，将一切收拾得整整齐齐，现在你又翻得乱七八糟了。”她说道，“你鼻子里才总是有人肉味儿呢！快坐下吃晚饭吧。”吃喝完毕，他累了，将头枕在老祖母怀里，让她给他捉虱子。没过多久他就睡着了，呼噜呼噜打起鼾来。于是老人揪住一根金发，拔出来，放在身旁。“哎哟！”魔鬼叫道，“你想干什么？”——“我做了个恶梦。”老祖母回答道，“不小心揪到了你的头发。”——“你梦到什么了？”“我梦到集市上有一口井，平时里面涌出葡萄酒，现在却干得连水都不肯出了，这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嗨，他们哪里会知道！”魔鬼回答道，“井里的

一块石头下面坐着一只蟾蜍；他们只要杀死它，就还会有葡萄酒流出来了。”老祖母又给他捉虱子，直到他又睡着了，呼噜打得窗户都颤动起来。于是她拔了他的第二根头发。“嗨，你干什么？”魔鬼生气地叫道。“别发火。”她回答道，“那是我梦中做的。”——“你又梦到什么了？”他问道，“我梦到在一座王国里有一棵树，树上平时结满金色的苹果，现在却连树叶也不长了。原因会是什么呢？”——“嗨，他们哪里会知道！”魔鬼回答道，“有只老鼠在啃树根；他们只要杀死老鼠，它就又会结金苹果了，如果听任它继续啃下去，树就会完全枯死。可是别再拿你的梦来烦我了；你要是再弄醒我一次，我就给你一耳光。”老祖母用好言好语诳他，继续替他捉虱子，直到他又睡着了，打起呼来。于是她抓住第三根金发，从他头上拔了出来。魔鬼跳起来，大声嚷嚷，冲她发火，可她再次安慰他，说道：“谁能对恶梦负责呀！”——“你梦到什么了？”他十分好奇地问道。“我梦到一名船夫，他抱怨他不得不一直将船撑来撑去，没人来接替他。这责任在哪里呢？”——“哎，这个蠢货！”魔鬼回答道，“只要有人来渡河，他只需要将撑杆往那人手里一塞，对方就必须撑船，他就自由了。”由于老祖母已经拔了他的三根金发，三个问题也得到了回答，她就不再打扰魔鬼，让他一觉睡到天亮。

等魔鬼又离去之后，老祖母从裙褶里捉出蚂蚁，让幸运儿恢复了人形。“这三根金发你拿去吧，”她说道，“魔鬼对你的那三个问题所说的话，你应该也听到了。”——“是的，”他回答道，“我听到了，会牢牢记住的。”——“这样你就得到帮助了。”她说道，“现在你可以走了。”他感谢老人在危难中的帮助，离开地狱，对事事都如此顺利感到高兴。当他来到船夫跟前时，船夫要他兑现诺言。“你先将我渡过去，”幸运儿说道，“然后我才告诉你，如何找到人顶替。”到达河对岸后，他将魔鬼的建议告

诉了船夫：“如果又有人来要渡河，你将撑杆塞进他手里就行了。”他继续往前走，来到果树不再结金苹果的那座城市，卫兵们也要他回答。于是他将从魔鬼那儿听到的话告诉了卫兵：“只要杀死啃树根的那只老鼠，它就又会结金苹果了。”卫兵们感激他，送给他两头驮着金子的毛驴，他牵着它们走了。最后他来到井干涸了的那座城市。他又将魔鬼的话告诉了卫兵：“有只蟾蜍待在井里的一块石头下面，必须找到它将它杀死，那样井里就又会涌出大量葡萄酒了。”卫兵们感激他，同样送给了他两头驮着金子的毛驴。

幸运儿终于回到了妻子身边，重新见到他，听到他说一切都圆满成功了时，她满心欢喜。他将国王要求的東西——魔鬼的三根金发，送给了国王。见到四头驮着金子的毛驴，国王高兴极了，说道：“现在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你可以留下我的女儿了。可是，亲爱的女婿，请你告诉我哪儿来的这许多金子？这可是很大的财富啊！”——“我过了一条河，”他回答道，“发现河边不是沙子而是金子，就将它搬回来了。”——“我也能去搬吗？”国王说道，十分贪婪。“您想取多少就可以取多少。”他回答道，“河上有个船夫，您让他渡您到彼岸，那样您就可以在彼岸将您的袋子装满了。”贪婪的国王匆匆忙忙地上路，来到河边后，他对船夫招手，要船夫送他过河去。船夫来了，让他上船，当他们来到彼岸时，船夫将撑杆往他手里一塞，跳上岸跑了。从此，为了赎他的罪孽，国王必须撑船。

“他还在撑船吗？”——“怎么不在？永远不会有人去拿走他的撑杆的。”

相信自己的命运

精 灵

正如你诞生的那一天一样，
太阳当空，接受行星的问候，
即刻开始繁荣个不停
按照你所代表的律令。
你必须这样，你无法逃避自身，
男女预言家都这么声明：
不要砸碎时间和权力。
特殊形式发展得活生生。

歌德，原始文学，神秘的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幸福的锻工，在一个人人都这么说的时代里，我们很难理解命运和体验命运。人生经历，我们的命运，某种被派给或赋予我们的东西，它真的存在吗？是谁派来的？

尽管这些问题永远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尽管我们的人生经历和我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一个大秘密，我们对命运还是有感觉的，甚至害怕它。每当听说生活故事时，我们总会一再地对

发生在这一生活中的某个十分特定的命运感到吃惊。“成为真实的你”，这是一个自品达尔^[1]以来就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它一再地迷住每一个人：生活是成为真实的你的机会。生活要求你成为真实的你。

人们在治疗过程中试图以个性化来接近这个“成为真实的你”。但每个人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自己就会主动地设法成为真实的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弄清楚什么真正地属于他，即区分什么对他有效，是确定给他的，什么只是外界强加于他的：最终与他的本质不一致的时尚，生活向他提出的不适合他的要求。父亲们，母亲们，老师们，精神分析学家们等，他们虽然一开始被不加怀疑地接受了，后来却证明了跟自己的感情、跟自己的生活观念不相吻合，最终失去其指明方向的特点。人们多么频繁地遭遇大麻烦，甚至忍受政治迫害，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捍卫的东西的重要，属于他们，包括他们所遭遇的麻烦。另一方面，恰恰是在心理治疗时，我们也常感觉麻烦是人类自找的，它们多是偶然发生的，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比如那些麻烦，它们形成于回避冲突，被迫一再地寻找新借口，维持人们想阻挡生活的脚步而形成的状态。

有些麻烦、危机、行为方式和快乐似乎是我们特有的，是我们的典型特征，另一些我们宁可看做我所陌生的（Ich-fremd）、错过的那些迹象，它们“不完全是我们自身携带的”，而是我们将它们同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特定任务。

命运，“成为真实的你”，指派给我们的生活任务——这些可以相互取代的表达方式。它们全都说明，每个人生都跟一个十分特殊的技巧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出生时就表现出来，而必须在生活过程中发展形成。你也可能一再地错过这个技巧，

[1] Pindar, 古希腊诗人。——译注

而这些错过正是成为自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它们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技巧会是什么。

在对付困惑时，我们的独特的道路就会慢慢显示出来。一个命运必须完成某种生活使命，生活经历越多，经历过的生活就越透明，这个使命表现得就越明白，这是人类的一个观点，它赋予我们的生活直接的意义。这个观点在集体的意义之外还给予每一个体一个唯他所属的特定意义，集体的意义当然是我们大家共有的，通过我们繁殖人种、抚养孩子，等等。

童话《魔鬼的三根金发》描写了一个有着特殊命运的男孩。熟悉童话的人对此不会惊讶：童话的男女主人公总是有着特殊的命运，或者换个说法：通过从一个生命创造一个故事，生命获得它的特殊意义。对于个人来说，命运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怎样重视他的命运，相应地，他又如何严肃地努力体验这一命运。我们习惯了只在它“外表”显得伟大时才谈论命运——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可我们真的很清楚哪种命运伟大、哪种命运不伟大吗？我们的童话不光是想教育人我们有个命运，也是要向们表明，对命运的信任让童话主人公能克服最大的困难、战胜最大的威胁。

我们的童话主人公——从表面看来——也许有点轻率地信任了他的命运，因为他是一个幸运儿。预言说他不管做什么都一定会成功。让我们主要来看看他的生活道路吧，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预言并未能让他免遭生活威胁。这样我们当然可以问一问，他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个生命，预言说它将会一帆风顺，他有一位母亲，她让他能够建立原始的自信，或者，我们能活着生下来的事实是不是就已经说明我们是注定了要生存的。众所周知，不可以索取信任，信任也始终包含着一种风险：要是我什么都知道，确信无疑，那我不必信任了。

童话一再表明值得去冒这个险，因为接受冒险让我们的生

活更具活力，能将属于我们、被保险倾向排除在外的方面组合起来。生活就是冒险——最终我们别无办法，如果我们想活得有活力，就必须接受这一冒险，一再地，在我们的机会的框架之内，参与生活，信任命运。

如果我们让这则童话影响我们，我们就会让那个头包胎膜的男孩和国王成为伟大的对手。那个幸运儿无比信任地面对生活，最后将他本来必须毁灭的东西也变成了好的，而国王，他不肯允许更新，抱陈守旧，贪得无厌。头戴胎膜的男孩越成功，国王就越邪恶，他的道路上出现的障碍就越多，反而导致幸运儿坚定不移地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他也成功了。

他俩身上体现了人类行为的两种极端的可能性：幸运儿知道他会成功，知道他的好命运；国王不得不害怕地抓紧他已经取得的东 西，他不能跟随生活之河流漂浮，最终失去一切。

两个形象都体现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类行为：两个人的冲突所表现的冲突我们不仅经常在我们和外界之间经历到，也表明了自己胸膛中两种追求之间的敌对关系。

胎 膜

从前，有个穷苦的女人生下一个儿子，由于他出生时头上包着胎膜，有人预言他十四岁那年将娶国王的女儿为妻。

童话说得很明白，这个幸运儿出生时头上包着一层胎膜，指的是：不管他做什么事，都一定会成功。另外这个幸运儿长到十四岁时要娶公主为妻。对于穷人们来说，孩子可能是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了。

这位将来的国王肯定是个做什么都能成功的人，这也说明了此事。如果这个国王做什么都能成功，那么人民也就做什么都能成功；因为发生在国王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人民身上。因此这则预言也是跟对一个更美好未来的伟大希望密不可分的。幸运儿将成为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个新榜样，人们可以以他为目标。他会带来渴望的转变。

包围孩子的胎膜，通常在生育过程中褪去，在胎膜囊破裂、直到最后一秒炸裂开来的时候，然后，当它像一顶小帽子落到新生儿的头上时，人们就叫它幸运帽，这是《德国迷信手册》的叫法，更时尚地说是胎膜。然后必须将它从孩子脸上抹去，孩子才能呼吸。

这种偏离正常生育过程的现象很少发生，因此理所当然地被解释为是在预示孩子未来的命运。如果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很特别，他也就会有特殊的命运，他就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冰岛的民间信仰，隐藏在幸运帽里的生命力会成为一善神，这个善神将陪伴孩子终生。人们总将胎膜或幸运帽跟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它不仅给戴幸运帽的人带来幸福，它也可以被偷走，被用作其他孩子的幸运魔法师。从幸运帽的颜色可以读出幸运的特殊方式，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读出不幸来。根据德国迷信手册，一个幸运儿不仅会富有或出名；如果命运对他有利，他就干什么都能成功，他也能“看见鬼神”。

如果胎膜可以解释为善神，那么能看到鬼神就是指这个孩子还一直跟幸运帽所来自的世界保持着联系；他仍然属于生活神秘的一面，“看的”一面，虽然眼睛不在看。这么一个人看到更多，绝对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他拥有一项使命，也就是一种命运。

在这个胎膜、在这个胎膜囊里，我们必须象征性地看到母爱养育、保护的功能，被赋予了来自母爱的安全保护的力量。这孩子将终生受到一个母亲一样的善良神灵的陪伴，这可能会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席之地，信任他的幸运，能大胆地面对生活，总能逃脱。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这个幸运帽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将生活在幸运的胎膜里。

这个胎膜所处环境的意义也跟胎膜本身同样重要：一个新生儿本来就很重要，一个孩子有了胎膜立即让他更重要了。在一个一切都尚未结束的时刻，在开始和交接过渡的瞬间，我们总是问自己，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将经历什么，不管我们跟孩子会经历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孩子都会成功。因此我们不必胆怯心惊地提前问自己会发生什么，不必过度关心地限制和保护孩子。我们知道：他会有运气，毫无疑问。他会很重要。

世上的这种款待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幸福，因为人们给予他的不是暗地里的担心，而是给予他具体的期待和最大的快乐。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结果，一个孩子受到如此款待，必须会成为一个人信任自己、信任人类、信任命运的人，一个能信赖自己的力量、从而能够从容大胆地处理必须做的事情的人，他必定是一个有着健康自信的人。

童话里我们的幸运儿也表现了这一健康的自信。“谁爱来就来吧，我不害怕；可我太累了，再也走不动了。”在老太太告诉他他是进了一座强盗窝时，他说道。他睡着了——象征着对命运的很大信任，这已经是好现象了。

前往魔鬼那里主人公也做得惊人地镇定：他也不怕它。他是太天真还是坚信他不会遭遇什么不测呢？他不仅不懂畏惧，他还无所不知。当别人问他学过什么时，他说：“我无所不知。”他还有什么好学习的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个幸运儿的话，他们会傲慢地讥讽他，说他是自大狂，让他回到正常的人类标准。可是，作为幸运儿他可以拥有这份自信，这正是我们对他的要求——只不过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失败。

如果他失败了，我们会指责他患有不健康的自恋。由于他没有失败，我们就可以说是健康的自恋。说是一种健康的自信和他的机会，说是一种健康的对命运的信心，这同样跟他被选为幸运儿有关，因为他出生时头上包有胎膜。

很明显也没有人教过他，就连自我贬低的谦逊也比满足一个良好但特殊的命运、去面对这个命运的意识更有价值。我们有可能贬低自己——据称是为了符合谦虚的理想——是为了让我们不必承担我们的命运，是因为我们太虚弱无法做到吗？

而这个命运不简单。不是控制，不是将自己的自我价值相对化，而是提高了这个幸运儿的意识，让他明白他有着特殊的命运、也将必须承受它。但和这一命运密不可分的是生活的更

新，是许多人的希望。

每一次正常的出生本身就是生活的一次更新，表明生活中始终存在一种创造性的更新，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本身又再次蕴涵着人类的所有机会，我们因此有权利视它为“奇迹”。这给了希望以理由。这一希望在孩子身上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容易说一个孩子出生时有些特殊：这是一个礼拜天生的孩子，也就是一个幸运儿；另外他也可以出生于一颗吉星之下，或这个小小的地球公民打个哈欠就宣布了他将有些特殊。我们寻找预示一个好未来的所有有利的迹象，让我们这么做的不仅是对新生儿的担心，也不仅是我们希望这个生命会成功，而主要是我们需要将这出生、这个新开始理解为良好未来的象征，理解为新希望的象征。这也关系到我们对生活的信任，关系到那个是否有权利向往新事物、向往发展和更美好生活的胆怯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从童话里幸运儿的生活和国王的生活之间所表现的对立中形成了，是新旧之间的对立。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以自己的未获满足的生活机会来诠释我们接受的符号：孩子应该完成某种我们未成功的东西。此时主宰我们的幻想的不是孩子的命运，而是我们的命运。在这里，要将联系着孩子命运的幻想跟符合我们的生活愿望的幻想区分开来，是肯定不可能的。

以后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孩子可以走自己的路吗？他可以完成他的使命，成为他的真实自我吗？或者他应该满足父母的愿望——这里是通过国王来代表的，但他根本不想让他的儿子存活。我们以弱化的形式经历了这一切：我们在跟父母亲、跟父亲们母亲们的，跟作为整体的环境的愿望的冲突中找到我们自己的道路。环境经常表现得看起来对我们的命运没有利。但正是跟它的冲突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命运要我们干什么。

这则童话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成功：幸运儿干什么都会成

功。因此可以将希望跟他联系起来，不必害怕会遭到失望。跟这一成功密切相关的是这个孩子被选中来过一种十分特殊的命运。也许这正是幸运所在：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着特别的命运。但我们还是得问问自己：难道我们不都是幸运的孩子吗？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它，如果我们的父母在分娩时——和以后——承认它，如果我们自己承认它，我们大家都有着特殊的命运。会不会我们都有一顶胎膜——只是没有发觉呢？

在童话里，这一特殊命运也促成了幸运儿去面对他遇到的一切，不逃避任何东西，将每一种新事物当做重要的东西对待——绝对不是在容易征服的环境里。这个幸运儿谈不上是在寻找另一种命运；他不加怀疑地面对他的命运。也许正是这样信任命好地接受命运表明了这个孩子确实是个幸运儿。

有时候我们难以接受我们的命运。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啊，要是我有另外的父母就好了！或者：要是我们成长在另一个时代就好了！我们妒忌地望着另一个人的生命，设想他的命运更容易承受。但只要我们不是处在另一个人的处境里，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的处境是否真的更好，他的命运要他做什么。渴望成为另一个人表明一个人在拒绝自己的命运。这是在提醒我们，一个人应该跟他自己的命运和好，不应该老是欺骗自己，说一切都必须改变。人类生活中有许多东西都在变化，重物也可以背负，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它是我们的命运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支持我们现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接受现状，那我们就能真正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真正富有。通向那里的道路很远，但也许是幸福生活的秘密。那我们在对待他人和世界时就能继续变化。

我们不要忘记童话里那个十分特殊的预言：不仅预言这个幸运儿的人生之路会很成功，他还将成为新的国王。他会带给世界一种新生活。他被选中做某种十分特殊的事情，他接受了

一种神秘力量的委托。

有一则俄罗斯童话对此表达得更清楚：《富人马科》。童话里上帝和尼古拉化装找到最富有的人，被他当做乞丐对待。夜里有位信使赶来告诉上帝，附近的一座村庄里有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孩子。“主啊，你要赠给他什么幸福呢？”——“送他富人马科的财产。”上帝说道。这个幸运儿历经曲折得到了马科的女儿为妻，还有他的财产。在这里是上帝亲自将幸运送给那个孩子，这一幸运也确定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

第一个预言兑现了，唤醒了对于某种十分特殊的东西的期望。我们知道，对一个人的爱的期望，如果它不仅符合我们的希望，也符合客观的幻想，即认识我们有所期望者的深刻本性，就能对别人产生很大的触动。但我们也知道，一个只符合我们自己的愿望、不在乎孩子的本质和特点的幻想，会成为沉重的生活负担。

在此我想到一个年轻人，他的额头特别高，出生时就引起了注意。这个高额头被父母认为是说明他们的孩子特别具有知识分子天赋。因此从小就加以相应的开发，结果造成了他对与知识和学习有关的一切的极大反感。直到二十岁时，在上过一家私人学校，成了一个怀疑自我、愁眉苦脸、萎靡不振的人之后，他才敢实施他的做厨师的愿望。他的父母十分失望，而他头一回感觉到自己不比其他笨。

但一个人仅仅是包着胎膜降生，并不足以让他相信他的特殊使命。现在这一预言受到考验；在童话里一再地受到残酷现实的考验，这孩子身上是否真有什么异常之处。或者换个角度来看：必须通过残酷的挑战体现出那异常。

国王对预言很生气

事有凑巧，不久国王就来到了村子里。由于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国王，当他询问有什么新闻时，人们就回答说：“前几天这里生下一个有胎膜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成功。还有人预言他将在十四岁那年娶国王的女儿为妻。”国王心肠很坏，听了这个预言十分恼火，就去找到孩子的父母，装得客客气气地说道：“你俩这么穷，将孩子送给我好了，我会照顾他的。”

这个被预言了许多幸运的孩子刚一出生，妒忌者就出现了，以心地邪恶的国王的身份出现了。他不想有个比他更幸运的竞争对手，他不想有个幸运儿有一天来替代他。

国王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视这个新生的孩子为竞争对手；他知道他统治的时代终有一天会结束，他也会被人取代。这是我们大家在下一代成长起来时都会产生的认识：年轻人也是新的生命载体，我们会损失一部分我们的重要性，我们的的重要性会被相对化，而衰老、退隐的阶段也将到来。这让我们悲伤，但通常情况下不会让我们希望新一代死去，却可能会让我们再次组织我们的阵地，对年轻一代进行一些抵抗，让他们能够成

长起来。但这一抵抗很少是出于高贵的动机；它是要尽可能长久地保护自己的阵地。大多数时候，直到年轻一代真正开始在生活中占据位置时，我们才采取这一抵抗行为。但我们的国王早就看出了这个幸运儿会带给他什么麻烦，他可能是想，将麻烦扼杀在萌芽状态、果断地做出反应更好。童话里的国王类似于希律王（Herodes），当他听到耶稣——犹太人的新的国王出生了时，吓了一跳，采取一切手段想干掉这个孩子。他毫不犹豫地让人杀死所有的年轻孩子。希律王一定也是在为他的统治担心，还预感到耶稣会带来生活和犹太文化巨大的变化。害怕一个孩子体内隐藏的力量，害怕由一个受到这种预言的孩子引起的变革，让本乡本土的国王成了一名凶手。

但预言里也揭示了这一反应将被预感到——在《圣经》里约瑟夫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上帝命令他带着身处危险的孩子逃往埃及去，童话里的幸运儿有一只匣子保护他。通过国王想杀死幸运儿，表明了童话里指责他的“心地邪恶”恶在何处：他不能让他周围的任何人成功，他不能带给任何人幸福；他不能让自己的重要性被相对化。他跟遵循起落节奏的生活步伐对抗。这情形可以跟那些生活情境相比较，在那些情境里，诞生了一种会带来很大希望的新思想、新观念，但“一位老国王”，也就是一个有发言权和影响着其时代价值的人，不能承认这一新鲜事物，立即反对它。（有时候，富有创造性的新思想会影响到本土的经济领域，但也许能改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经济领域，它们也会被那些尚有发言权、害怕失去他们的权力的人所收买。）

但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心中生活感情的争执也是幸运儿与国王的冲突：某种新东西在萌芽，我们体内某种新东西诞生了，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我们的习惯性行为机制，有我们的价值观，绝不是十分迅速地真准备根据新事物作出调

整，接受这一转变要求的所有变化。面对我们让位给新人所必须承受的冒险，那跟新希望分不开的兴高采烈的振奋感觉会逐渐平息。于是我们有点听天由命地重新返回旧的行为，对自己讲，事情也还没有糟到那地步。这么长时间都一直生活得很好、很安全，问题也都解决了……

老国王不肯允许转变，他不想发生什么变化，他要阻止生活的继续发展。新事物总是跟冒险分不开的：我们知道的永远不是十分准确。因此新事物让我们害怕，但它当然也让我们着迷。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心情沮丧。在心理治疗中他明白了，他走在一条让他很少满足的生活道路上。他原想在艺术家职业上有所成就，也取得了最初的成功，被视作有才华的人。但他的父亲要将公司交给他，于是他学习了经济学，开始了飞黄腾达——不是在父亲的企业里，它对他已经太小太小了。他付出很多精力，争强好胜，取得了成功。但他感觉压抑，特别是当他不能工作的时候。他一头扑在工作里，当他无事可做时，他就继续来工作，以免必须忍受那种空虚和无聊的感觉。

在治疗过程中他学习聆听自己的梦，为了做梦也睡得更多了，花时间让这些梦影响自己，开始画下它们。同时他十分向往艺术家活动。这下他体内某种新东西就要爆发了。他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对生活产生了希望，幻想着他的艺术家经历，但仅此而已。他的工作量跟从前同样大，工作时间更短，为的是还能腾出时间来从事他的艺术家工作。当此时有一份更重要的职务要他去承担时，他感觉被逼进了死胡同：他两者都想要。他也告诉自己，他的事业是一目了然的，但艺术道路要求他对命运具有很大的信任，除非真有迹象说明他也能够取得足够多的成就，他才能允许自己那么去做，失败的艺术家已经够多了。

父母出卖孩子

一开始他们拒绝，但由于陌生人许以重金，他们就想：这孩子是个幸运儿，一定会逢凶化吉的，于是他们最终同意了，将孩子给了国王。

幸运儿做什么都必须成功，这个论据开始了对幸运儿的苛求：父母交出孩子，感觉不到国王怀有鬼胎。因此这孩子首先根本没有得到保护，然后就被推进了跟国王的冲突之中；他必须立即表明他“敌得过”国王。

童话想将这个主人公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英雄来突出，这个幸运儿必须经历许多威胁，从而让幸运能得到锤炼，这可能便是这一出卖孩子的意图。

但是，如果我们也把这个幸运儿理解为一个褒义上讲有点特别、也有点自恋的孩子的话，那就可以看出一个心理学结论：人们相信这种孩子能力超人。也许他们也能实现很多，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父母们信赖所预言的命运的²保护，这种信赖大于对他们自己能给予孩子的保护的信任。这就说明了这孩子隶属于一个较大的生命法则，不仅仅是他们的孩子。因此这里让我觉得有双重的寓意：一方面这对父母在行事时体现出的对特殊预言的信任令我着迷；另一方面，他们根本不顾

个人义务、出卖孩子所体现出的麻木也让我吃惊。他们此时的感觉表面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但是由于这桩交易时间上拖得相当久，从中至少可以推论，他们还是舍不得交出孩子。

但这对父母证明了自己是这个无比残酷的国王的王国里的居民。如果我们想想，跟他们的有关人员的分离对这些孩子的生活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交出这么一个小孩子心情会是多么难受，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一出卖很残酷——作为心理学家，我对这孩子后来还会发展得那么好感到奇怪。可他毕竟是个特殊的孩子；别的人本来会被害死的，而他幸存了下来。

国王打着想照顾孩子的招牌得到了孩子。但他的目的是要杀死孩子。然后他欺骗自己，认为他让他的女儿摆脱掉了一个讨厌的求婚者，是做了一桩善事。他不让这个孩子有机会成长和表现自己，没有等到那时候再决定这孩子是否受欢迎，这一点他现在就已经知道了。很明显，国王对幸运的孩子们一无所知；他不清楚生活的这一面，否则他应该知道一个幸运儿不是那么容易被毁灭的。

国王开始跟命运斗争：他想比这个孩子的命运更强大，他想主宰这个孩子的命运。关键也是哪个命运更强大：是同母亲方面联系在一起的预言的命运呢，还是国王想独断专行的命运。

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法则”有效呢，还是法则不过是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制定的呢？国王象征着普遍的意识观念，那普遍的信念，它不想承认命运，不想承认我们的生命可能有种特殊意义，而是认为人类的行为比所有命运的东西都强大。这一看法大体是认为只有环境影响和教育才对孩子的幸福和不幸负有责任，遗传和命运成了受到冷落的巨人。这样一来，环境和教育被赋予的力量就远远大于它们实际拥有的力量。

可是，如果将国王理解为幸运男孩本身的人格的一个方面——根据主观阶段（Subjektstufe）的释梦，我们可以将童话里

的每个角色看做童话主人公的人格特征——那国王体现的就是一个父亲角色。正因为童话里的孩子有一个弱小的亲生父亲，他不为孩子出力，但又不得不存在，由于开始时父母商量要不要将孩子卖给国王，这个“乡下父亲”很重要。这是一种规律：如果这个亲生的父亲弱小，那么“集体的父亲们”——老师，权威人物，上帝，还有体现父亲们意志的体制，就会部分代替他的位置，对人们产生比原先更大的影响。

幸运儿就这样落在了这位国王的手里，也可以理解为不利的父亲情结占有了优势，如果不是有利的母亲情结给予这个孩子、也给后来的那个年轻人很多基本的安全和力量的话，这个父亲情结就会产生破坏作用。由于他的问题就是父亲情结，通过承担他的命运，他可以让被这个父亲毁掉的一切发生变化。拥有有利的母亲情结和不利的父亲情结的人们，对一切父爱特别缺乏抵抗力，但对它也特别挑剔；比如他们很容易看到父权体制的问题，但也怀有能让它发生一些改变的希望和热忱。

匣子里被抛弃的孩子的主题

国王将他放进一只匣子里，带着它继续往前骑行，一直来到一条水很深的河边；他将匣子扔进水里，心想这下我帮我女儿摆脱了这个讨厌的求婚者了。但匣子并未沉下水，而是像只小船似的漂浮着，一滴水也没能浸进去。它就这么漂啊漂啊，一直漂到离国王的都城两英里的地方，那里有座磨坊，它被磨坊的堤坝拦住了。一个磨坊伙计正好站在那里，发现了匣子，用钩子将它钩过去，还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呢。他打开匣子，发现里面躺着一个可爱的男孩，既健康又活泼。他将孩子抱到磨坊主夫妇那里，由于他俩没有孩子，俩人喜出望外，说道：“这是上帝恩赐给我们的。”他们悉心照顾这个弃婴，使他渐渐成长为一个道德完美的人。

这孩子先是被迫跟父母分开了，现在又被国王遗弃了：他被抛弃，被赶进了巨大的孤独之中。他被交给了命运。目的很明确：要杀死这个孩子。通过将那可能是用作棺材的匣子交给河流，这个孩子的故事才真正地生动起来。但那只匣子并没有成为棺材，而是成了保护；那个被弃的孤独的孩子在里面像是

在母体内一样漂浮着。他被水冲向磨坊；磨坊伙计以为在匣子里会发现“了不起的宝贝”——幸运儿又被跟很大的期望联系在了一起，高高兴兴地收留了他。磨坊主夫妇视这个孩子的出现为上帝的恩赐，他们感觉这个“健康活泼的”男孩是给他们的一份厚礼。这个孩子仿佛又被再生了一次，反正死亡的威胁被战胜了。

这个孩子从分离中幸存了下来。就连同母亲的分离最终也没能伤害得了他，他仍然有种超人的保护。

吕提认为，到达磨坊也可以看做复活的主题，俄罗斯的《富人马科》的童话引起了这一看法。在那里男孩被马科抛弃在严寒之中。当两个商人被婴儿的哭声引来，发现他时，只见婴儿躺在雪地中央，但他的周围却长着草，开着花。吕提认为这是复活的象征，暗示了只有跟死神接触过的人才能成为最深意义上的人。

我们在这幅画面里也能看到对幸运儿的另一种描写：一个幸运儿能够在最危险的情境下还让某种东西开花，恰恰是利用危险开出花来。我们的童话里也相似：幸运儿在匣子里没有被河水打湿，外界的暴力接触不了他。

匣子里的或摩西故事中草篮里的被抛弃的孩子所谈的都是这个主题。它谈的总是这个孩子应该死去，因此来到某个地方，在那里他能安然成长，然后跟想毁灭他的人去战斗。从神话学上看，这里的这个“神灵的孩子”有两个特征，而这个神灵的孩子正是那个彻底改变生活的孩子。这个神灵的孩子总是受到威胁，他有两对父母，人类的父母和神灵的父母——在这里是由上帝找来的父母。

这就表明这个孩子属于两个世界：神灵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或者在这个孩子身上神灵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结合在一起，这里生下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真能将神性复活，从而彻底改变

生活。

从这个滴水不进的神奇匣子也可以看到胎膜的作用：如果这个胎膜像一直留在孩子身边的母爱的保护的话，当孩子受到威胁时就可以躲进这一保护，那么这一抛弃就是考验这一保护的第一种情境。逃回自己，在自己体内寻找安全感，这是可能的，甚至可以滑进一个符合需求的新的生活情境。伟大的安慰就在这里：不管一个人可能会怎样被抛弃——在孩子的主题里也有孩子的无可奈何，即人类的无可奈何——也总有某种承载物，它不仅继续载走我们，甚至继续承载我们。

如果我们象征性地将这个孩子理解为生活更新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一变化虽然先是被送往河流下游，但不是死去，而是第一次复活。站在国王的角色，他可以暂时舒口气了；必须改变的危險被放逐了，还有那其他价值突然有效、其他人比自己更重要的危險也被放逐了。但新生命不是那么容易被杀死的。他在远离国王的地方悄悄地安宁地成长起来：在磨坊里。

新的精神潮流就这样成长起来，我们自身体内的新的生活观念就这么成长起来，而我们还在死抓住旧的，看不到新的。

而磨坊里的磨轮转个不停。

被调包的信件

有一天，国王刚好在雷雨时来到磨坊里，问磨坊主夫妇那个高个子少年是不是他们的儿子。“不是，”他们回答道，“这孩子是捡来的，是十四年前装在一只匣子里漂到堤坝上来的，是伙计将他从水里捞出来的。”国王发现他不是别人，而是被他扔进河里的那个幸运儿，于是他说道：“你们两个好心人啊，能不能将这少年送封信给王后？我要赏他两块金币。”“谨遵王命。”夫妇俩回答道，让孩子去做准备。于是国王给王后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送信的男孩一到，就立刻将他杀死埋掉，必须在我回来之前办好这一切。”

男孩带着这封信上路了，可他却迷了路，傍晚时他来到一座大森林里。他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走过去，来到一间小屋跟前。他走进小层，一个老太婆孤零零地坐在火堆旁。看到男孩她吓了一跳，说道：“你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我从磨坊来，”他回答道，“要去见王后，将一封信交给她。可我在森林里迷路了，很想在这儿过夜。”“可怜的孩子，”那女人说道，“你落进强盗窝里了，他们一回来，就会杀死你的。”——“谁爱来就来吧，”少年说道，“我不害

怕。可我太累了，再也走不动了。”他在一张长椅上躺下，睡着了。不一会儿强盗们就回来了，怒气冲冲地问躺在那里的陌生少年是谁。“唉，”老太婆说道，“那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在森林里迷了路，我出于怜悯收留了他。他奉命要给王后送一封信。”强盗们拆开信读起来，信里写着，男孩一到达就将他杀掉。就连铁石心肠的强盗们这下也起了怜悯之心，强盗头子将信撕碎，另写了一封，里面写着，男孩一到就让他立即跟公主结婚。然后他们让他安静地在长椅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后就将信交给他，为他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当少年，那个孤儿，长到十四岁时，国王偶然地来到磨坊里。这下少年必须继续跟国王斗争了，实现他的命运的时刻到了。国王坚持他的原计划不变，要杀死这个少年，但从不自动手。于是他将男孩派到王后和公主的生活范围里，他想阻止预言的兑现，却反而促成了预言的实现。会不会国王内心里也不像他表现的那样十分拒绝这一更新呢？会不会是他感觉到，虽然他还在坚决拒绝，某种新东西必然会到来呢？

值得一提的是，是国王自己让这个幸运儿上路的。在幸运儿的生命中，从磨坊出发是个十分关键的瞬间：现在这个年轻人必须表明，他能实现他的生活和他的出生带来的承诺，也能满足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

开始时死亡的威胁仍然存在。国王是否知道男孩会落进强盗窝呢？森林里有强盗。他们躲进那里，是为了能够从那里外出进行抢夺。我们可以将强盗们看做贪婪的原则，我们已经注意到国王身上就有它了，我们还会回过头来研究它的。强盗们想不用长时间工作就能获得。他们不工作，而是同环境进行狡

猾或残酷的冲突，试图大力影响环境，获取很大的利润。这一诡计是跟侵略和破坏分不开的。

这些侵略性的力量退回到了森林里，从那里一次次地外出掳掠。森林中的强盗表明，在这个贪婪的不想改变的国王的统治之下，这个王国里的生活情形是多么绝望：能带来改变的攻击性力量退隐了，变成了破坏性力量。他们是隐藏的，不容易看清，只能从他们的袭击看出来。

如果我们将这个画面引用到一个人身上，那我们面对的国王就是一个僵化的人，他不想再创造性地改变他的生活，而且也不能更加自主了，他全部的能量都用来维持现状了。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无用——大多数也是不幸的冒险。这也已经近乎于对生活的掠夺了。这人会不时受到破坏性冲动的袭击，他不清楚它们从何而来。这些人对能够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年轻人的破坏性特别大。由于持有保守倾向，他们不能承认许多生气勃勃的冲动，他们妒忌年轻人的生存机会、他们的生活潜能。

国王和强盗间的相似是一目了然的。这个国王不仅导致强盗们啸聚林中，让具有改变潜能的力量无法在公共生活中活动，而且他自己的行为也等同于强盗的行径：他用诡计夺走穷人的孩子，试图杀死他。当男孩出现在强盗窝里时，强盗们表示怀疑想读信，我们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童话里的强盗总是教育程度高得惊人：他们甚至能阅读！这就证明了他们是有知识的人。）

这则童话让强盗们住在森林里，跟一个孤零零的老太太住在一起。森林贮藏和隐匿着生命、食物、动物、自然生长的秘密。它成了我们的心灵的那些方面的象征，它们有点被排挤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那里的生命力却极其旺盛，在那里，我们的动物性的方面在享受或撕碎自己，在那里我们是活生生的，但在那里我们也一直处于无法完全看透的东西的威胁之下。

强盗们就住在这里，在作为植物和动物的女性统治者的伟大母亲的领域内。这也表明，女性的领域被强盗们占领了，整个人类的领域，它跟生命力、跟生机勃勃、跟感情是相连的，无法没有纠纷地共存。

男孩不是被直接派到强盗那里去的，强盗窝是他的一个重要方向定位点，因为他在森林里迷路了。他对森林还不是很熟悉，他迷路了，于是不得不遇上强盗。他在这种形势下的行为再一次说明了他是个幸运儿，更加证明了他的幸运的特殊性不同于我们至今所能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是一个主动行为者，而是一个虽然被预言有伟大的未来，但还必须先实现预言的人。

他毫不犹豫地告诉看护着强盗们的灶台的老太太他从哪儿来，他要去哪儿，他迷了路，想在这里过夜。听到她说强盗们会杀死他——在这里她表现得很像魔鬼似的——他回答说：“我不害怕。可我太累了，再也走不动了。”他在一张长椅上躺下来，睡着了。他不害怕，也知道他能做什么再也不能做什么——他现在必须睡觉，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也真的睡着了。他显然无法想象别人会怎么加害于他。他对这个老太太无比信任，是因为他生来就相信女性对他具有保护性这样的法则吗？他对命运真的无比信任，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吗？无论如何，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境下能十分放心地睡觉，这是需要很大的镇静的。抑或他根本没有将死亡的威胁当回事呢？比起他在匣子里被顺流冲下的情形，他又将自己交给了睡眠，设法重新恢复力量。在他睡觉时，强盗窝里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强盗们将信件调包，从而成了国王的对手。这些遭受排挤的强盗们，这些攻击性的代表，从而也是改变的代表，宣布与这个将带来新的生活观念的幸运儿采取一致行动。

集体的意识变化经常也是这样的，许多受到排挤的潮流，

汇成一股似乎会带来革新的潮流。这样新思想就得到了更多的追随者和更大的意义，但仍然充满了消极因素。而这又给了老国王权利，抵制这些新的潮流，因为他们当中确实也存在破坏性因素。

因此，嬉皮士运动本来是想在世界上建立爱情天堂，它总算做到了让我们今天交往时要比它出现之前温情一些了，加入这种运动的也有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或者那些不赞成嬉皮士思想（传播爱情和温情），但觉得“像田野里的百合花”一样生活很美好的人。这样嬉皮士们很快就被判定为道德败坏、堕落、对社会有害，被当做寄生虫。近几年的各种青年运动的思想是一种新的“突破”，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条件的重新思考，还有，加入这些运动的有暴力倾向的人是如此之多，使得发起人自己都无法再抗拒他们的运动的方向了。再加上环境也对一切非一目了然的东西、对一切让人害怕的东西作出了破坏性的反应。

从内在心理学来讲，可能发生某种可比较的东西：通过男孩落到强盗手里，他遇到了他自己的强盗性的阴影部分，他无法跟它们发生冲突。“阴影”指的是我们的无法被我们的理想形象接受的人格部分，我们多对它们进行排挤、分裂，在他人身上发现它们，并对此感到恼火。他睡觉，但他的阴影部分生活在他身旁，在反对国王的意志。他自己的攻击性一面被动员起来反对国王的意志，反对这个他身处其中、无法跟它发生冲突的教条。他体内的强盗们，那些想从生活中得到某种东西的方面，哪怕是必须去偷他们也在所不顾，他们对这封信里的内容产生了怀疑。他们可以说是在夺回国王想从他那里夺走的生活。他在一种攻击性决心中将不可以生存的感觉转变成一种得到书面确认的生存和幸福的权利。

由于男孩在睡觉，不可能完全将这理解为有意识的行为，而是某种在他身上自然发生的东西，因此他也不必费多大的力

气。他的“英雄行为”，如果这里还能谈英雄行为的话，是他接受了强盗们，他也许甚至会将死亡作为生活的一面接受，他有胎膜，不是特别害怕它。另外他已经濒临过死亡一次，获救了。

接受死亡，同时也接受一切变化，这正是国王拒绝的东西，这可能是幸运儿的幸运的一面：如果我们料到我们会肯定会遭遇的死亡的现实的话，风险就容易逃避得多。如果我们学会了接受死亡，那我们就可以介入生活，而不必一直在死亡面前采取安全措施，保护一切。英雄行为就是男孩主动承担起去死的冒险。

当然我们也可以象征性地将睡觉理解为返回胎膜，理解为在伟大母亲身边的一种治疗性睡眠，在睡眠过程中国王的这一永恒威胁才明显起来。但后来自己的胸膛里也开始了斗争，在明知自己是被命运选中的又感觉不可以生存之间、在对自身命运的忠诚和按国王的要求（教条，主流的观点）去做之间。

在人类生活中，在他失去本应直接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之后，林中的这一停留将是这样一种情境，他在其中反省、在与外界自然、与自己的内心——比如与梦的接触中对事物形成一种新的视角。

调换信件的场面可能是一场梦——连同善良的女人和攻击性的强盗们。这一情节之所以重要，是他能信任它，他能信任有一个解决方法。

在林中的强盗们那里男孩是安全的（森林），得到了善良母亲（强盗们那里的老太婆）的保护，他处于国王的意志跟他的强盗阴影相对立的阶段。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一强盗阴影视为国王的阴影；我们已经证明了国王跟强盗几乎没有什么巨别；他不知不觉地被认同于这个强盗阴影了。幸运儿所象征的人生活在这么一种体系里，他要在他的命运之路上解决这一集体性问题，在他的身上国王和强盗阴影必须有所区别。他必须明确地

46 相信自己的命运

认识到，一种什么也不想改变、想维持一切、拒绝任何创新原则的集体性意识行为就像强盗一样。这一强盗特征必须被看做攻击性力量，可用于反对这一因循守旧。因为如果一种生活环境停滞不前，有变成破坏性的危险，寻找想要改变的攻击力量就很有帮助。

强盗们调换了信件，在信里写了要这个幸运儿跟国王的女儿结婚。看来强盗们知道这个命运和预言。这则童话会不会是想告诉我们，哪怕是落到强盗手里，好命运也还是好命运呢？

我们在其他童话里也见过信件调包的事。大多数时候是魔鬼在其中操纵（请比较《没有手的姑娘》）。说的是王后生下了狗而不是漂亮的孩子，因此必须走漫长的痛苦之路。我们的强盗会不会也跟魔鬼有些关系呢？

心理分析之精神病学研究 禁止售卖 | 本书仅供参阅读区下其他公司的删除 书籍内容如有错误不全的情况 请及时反馈 谢谢

预言首次兑现

但是，当王后收阅了信之后，就按信里的内容做了，下令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将公主嫁给了那个幸运儿；由于小伙子又英俊又和善，公主跟他生活得快乐而满足。

强盗们指给了男孩正确的道路。他立即就结婚了。王后安排婚宴恐怕不是偶然。事实再次证明一个女性角色很有帮助，她不怀疑。不过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她是不是习惯了一直这样盲目服从她丈夫的命令。

重要的是，这个小伙子跟公主是天生的一对——因为他英俊友善——两人彼此也互相喜欢。这个情节描写得虽然很简单，却十分重要：预言的一部分暂时实现了。那个可怜的男孩和国王的女儿结合了，出现了一对新的模范夫妻，虽然还很年轻，但将来会接过统治权。这是一对有可能儿孙满堂的男女的结合。

这个幸运儿有可能成为国王，这也很重要。对他的预言和他迄今的生活道路表明，神界赋予我们的命运也能不顾尘世的意志实现，正是尘世的反抗让我们体内的神界、那命运的东西，得到完全发展，如果信赖命好的这一行为能得到保持的话。

一个人可以相信他的命运，这个幸运儿便是个绝好的例子。

48 相信自己的命运

所有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都可以以他的生活为鉴，学着去信赖自己的命运。

幸运儿面对生活和命运的行为将成为他统治时代的人类形象和生活形象的标志，在一定的时间内将成为一种具有相应行为的广泛流行、普遍适用的人类形象。

但国王继续坚决与革新和变化为敌：“谁想得到我的女儿，他就必须去地狱里，从魔鬼头上拔来三根金发……”幸运儿同国王女儿之间的结合仍然只是对未来的一个承诺，而不是真正体验到了这种关系，成为这种关系的模范。国王回来了，随他一起回来的是想毁掉幸运儿的力量，那不能容忍新事物的力量。国王要他去拔取魔鬼的三根金发。

心理科学之新理论科学出版社 禁止售卖！本书仅供参阅读在下图图书馆24小时的重除 书籍内容如有错误不全的情况 请向本书馆订购或向图书馆 心理科学之新理论科学出版社 1128882

地狱之路

过了一些时候，国王返回官中，发现预言应验了，幸运儿已经跟他的女儿结婚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道，“我在信里下的完全是另外的命令。”王后听了将信递给他，说他最好自己看看里面写的什么。国王一读便发现这信被人调包了。他问少年那封托付给他的信哪儿去了，他送来的为什么竟是另外一封信。“我什么也不知道。”他回答道，“一定是我夜里在森林里睡觉时被人换掉的。”国王怒不可遏，说道：“不能这么便宜了你，谁想得到我的女儿，他就必须去地狱里，从魔鬼头上拔来三根金发；如果你能给我弄来我要的东西，我就让你留下我的女儿。”国王这样做是希望能永远摆脱他。

这则童话本可以结束于结婚的，预言实现了。可现在又被续上了一则童话，它一方面再次阐明了幸运儿的特点，另一方面更强烈地突出了在这个国王的统治下都缺乏什么。

童话的第一部分被称作命运童话，童话的第二部分我们也知道是“神奇任务”类型的独立的童话。这个童话类型围绕的

是一个俗人去找一个神灵，打听自己为什么贫穷或者为什么未能更好地应用某些生活情境。后来他知道了为什么，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也得到了回报。这则童话里是通过认识、通过在通向“内心”的途中发现的一种知识解决的。小伙子就必须走这么一条路，它的每一站象征着这一特殊生活情境中的困难。

如果他的胎膜也意味着他同神灵有联系，因而也受到特别保护的话，那他就必然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换个说法：如果他的胎膜让他依然跟保护性的母爱联系在一起，那他也依然和潜意识有联系，那他就是那个能解决随着同地狱的冲突所出现的问题的人，因为这个地狱既承载着他也回答他。

幸运儿再一次表示：“我要去取金发，我不怕魔鬼。”他真的不怕吗？无论如何他的表现十分坚决。他要完成国王向他提出的任务，他准备去冒险。

他本身必定知道，国王是想消灭他，因为事情已经澄清了，那封带给他幸运的信明显是被调包了，这封信本来是只想带给他不幸的。小伙子想不惜一切代价留下他的妻子吗？他想让国王满意吗？是不是父亲的优势依然强大，强大得他不得不服从？或者他想显示他有什么能力？他是不是想再次去挣得那么轻易地落在他头上的幸运呢？如果我们将小伙子看成这样一个人，他在一个老国王还很有统治地位的环境里还能一再地脱身，逃避所有的死亡危险，最终甚至跟公主结了婚，因而也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那么这条地狱之路就是为了找出这整个的生活情形赖以存在的问题的道路：问题和解决方法。既然这一切都是这么棘手，那么魔鬼的金发也必然可以找到！

魔鬼的金发

可那个幸运儿却回答说：“我要去取金发，我不怕魔鬼。”说完他就告了别，开始他的旅程了。

他来到一座大城市，守城门的卫兵盘问他会有什么手艺有什么知识，“我无所不知。”幸运儿回答道。

我们从童话里知道，魔鬼可能会长金发，因此我们对此不感到有多奇怪。令人十分吃惊的只是，恰恰是魔鬼会长金发。

黄金的闪光相当于太阳、月亮和星星的闪光。在这一点上，黄金表示可以将宇宙之物纳入地球生命，将超验之物取进来；同时它也说明黄金佩戴者进入了超验境界。黄金相当难以毁坏，因此也有持久、永恒的一面。这一切会让人们赋予黄金很高的价值，因此也用来形容跟黄金有关的人为“有价值的人”。黄金的另一面当然是黄金欲，拿黄金来炫耀。

跟光源的联系说明了黄金的认识和醒悟的象征。那个身佩黄金的主人公，他有金色的头发，一定能认出某种特殊的东西，或者他欢迎一种特殊的照亮。它将同超验有联系，同先于我们、明显地改变我们的东西有联系：他跟生活将有很大的联系，将某种新东西带进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魔鬼就是掉落的金星，这么说也还是个光

源体或者也是个具有某种特殊认识的形象。但这里的这个魔鬼让我觉得并不真像魔鬼。我觉得国王更像魔鬼得多，我觉得，必须仔细看看这则童话里最后受指责的是什么，恰恰从那个魔鬼那儿可以得到什么智慧。因为很多时候在受指责的形象里也藏有一颗金粒——一份宝物。我是将金发当成金色的，当然也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金色的头发会不会也是红头发，魔鬼因此属于炽烈的、痛苦的和温暖的情感领域，受指责的会不会是生活的这整个一面，因为激情，包括用红色表示的兴奋，经常会导致生活的急剧变化。因此，如果这个领域受到指责，并被排除出去，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先随那小伙子上路吧！通过被直接打发去魔鬼那里，表明这次分离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十分残酷的分离，他根本不能享受他的生活，总得去做些事情来获得他的生存权，或让集体的意识从而也让生活质量真正地发生变化。他来到各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解决的城市。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跟老国王的统治联系起来看，同主流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小伙子再次表现了他的幸运儿的一面：对于他会什么手艺有什么知识的问题，他回答说：“我无所不知。”这回答一开始显得十分自信和目空一切。这家伙怎么可能无所不知呢？他的自信已经到了让他再也认识不到他的极限的地步了吗？

在《富人马科》的童话里小伙子去找大海彼岸的龙，途中人家也将麻烦告诉了他。他心地善良，准备将这些麻烦告诉龙。他跟龙划清界限，也不拿龙的学问冒充他的知识。

如果我们童话里的小伙子“无所不知”，那他就是将自已认同于一种无所不知的力量了。因此他也很强大，相信他不会出什么事；但这也导致他必须证明他的知识。他似乎跟他的胎膜还有联系，它现在突然离童话里的魔鬼很近了，这个魔鬼更多地是智慧而不是魔鬼的象征。

门卫没有设法破坏年轻人的自信，他主要是试图用年轻人来满足他的需求。这是对待这个幸运儿和这则预言的一种新的方式，它呈现为：承认和讲出问题，解决它们。不应再阻止幸运儿按照预言生活，反而要求他这样做。

在现实生活中同幸运儿的交往形式确实有这两种——还有几种更多的：起初人们试图不让这些幸运的孩子真正地加入游戏，他们受到怀疑、阻止或妒忌、贬低。可当事实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实现对他们所做的预言时，当首批“结果”出现了时，那时就强加给他们过多的任务，那时候人们将想办法将他们拴在身边，也想分享一些他们的幸运，就算不是分享他们的幸运，那至少也是他们的能力。

从内在心理 (Intrapsychisch) 来看可以看到类似的星丛^[1] (Konstellation)：如果我们心中出现某种新东西，对立面也就被聚集过来，旧习惯的所有东西都突然拼命自卫，新事物的意义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遭到排挤、遗忘。如果新事物还是成功了，我们就试图将它用于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们还将长时间不肯给予这个新事物真正的家园，因为转变也很痛苦，意味着我们必须牺牲许多喜欢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将小伙子当做在破坏性很强的父亲情结的统治下受苦的人来看，那么这个父亲情结就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虽然他还必须接受这个情结的代表 (国王) 的命令，但门卫让他遇到了另一个男性形象，他没有将他当成一个孩子，而是在成人的层面上跟他讲话。

[1] 这是德国犹太学家本雅明使用的一个天文学术语，后被哲学家阿多诺用在了哲学里，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多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译注

干了的集市井

“那就劳驾你告诉我们，”卫兵说道，“我们集市上的井平时都流出葡萄酒，它为什么干了，连水都不再流出呢？”——“这个我会告诉你们的。”他回答道，“但要等我回来的时候。”

平时涌出葡萄酒的集市井干了，连水都不再流出了。集市井估计是位于城市的中央，供应住在这里的所有人，大家都有份。这井不是一口普遍的井，而是一口涌出葡萄酒的井，即一口神井。看样子，迫不得已时居民们好像有水也就满足了，可一座没有水没有葡萄酒的井，这实在是太干了。这里缺水，也缺葡萄酒。

井是围起的水源，人类可以接近它，利用它。水的泉涌而出可以理解为大地的诞生：大地母亲给出她的财富，让人们可以享受它，但它也是生长所不可缺少的。如果一口井枯了，那么象征地讲，就是整个的心灵生命“干涸了”。我们认为水也是对我们的心灵状态的暗喻式描写。比如说我们喜出望外或者被感动了，处于生命之河的中央——或者干涸了。

在日耳曼部落地区，泉水和井是地狱的入口，有些井一直向下通往地狱，那时它们就相应地是魔鬼之井或者地狱之井。

有名的是“辛得利井 (Chindlibrunnen)”，孩子们从中出生，他们在那里从阴间走进阳世。

因此，在民间信仰里，井连接着阴间和阳世，而复活、财富从另一个世界流进这个世界。只要人类跟彼岸世界有关系，无论它是自然母亲还是一个超验的吸引力，只要他们感觉到他们不仅来自这个世界，不能仅靠面包生活，而是两个世界的公民，这座井就会一直流淌。“生命之水”存在。这些泉水和井作为出生地当然也跟不停的新生有关，跟生命的不断创造有关，它们也体现了女性奉献、流出财富的一面。

但在这座城市里什么也流不出了。

这里曾经涌出的不仅仅是水，甚至还是葡萄酒。

传说中说，迪奥尼索斯^{〔1〕}奇迹使泉水变成了葡萄酒。宁克认为最著名的是安德洛斯岛上的泉水，每年一月份迪奥尼索斯节时都从中流出葡萄酒来。谁喝了这口泉中的泉水，就跟酒神的精神融为了一体；这不仅带来陶醉和灵感，它也能提高视觉能力和眺望未来的能力。水这时成了葡萄酒，这正是此事的神奇之处：如果你被这个神灵抓住了，清醒的水就会变成给人灵感的葡萄酒，我们为了止渴而喝的东西就会变成某种让我们兴奋给我们灵感的东西，或许也让我们陶醉。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那奇异的特点、那攫住我们的东西的特点。这一葡萄酒奇迹正好是生活跟情感从而也是跟“彼岸”相联系的场面，获得了生活充实和被感动的特点。

瓦尔特·奥托将迪奥尼索斯的作用和一种“由母亲的心灵深处涌出的淹没一切的生命之河”联系在一起。“在神话和被震撼心灵的经历中，只要迪奥尼索斯在场，地底就会喷涌出养育的醉人的泉水……封闭的一切都打开来。陌生和敌意的东西神

〔1〕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译注

奇地和睦了。古老的规则突然失去了它们的权利……”这一“封闭之物的打开也是对无法看见的、未来的东西的揭露。”

迪奥尼索斯是一个妇女的神灵。在迪奥尼索斯传说和崇拜的中心除了愤怒神灵的形象还有被他吸引的受到启发的女性，她们将他当作新生儿来接受。而萨蒂尔神^[1] (Satyrn) 也是迪奥尼索斯的陪伴者。他们被当作贪婪发情的公羊。但在这个神带来的放荡、嘈杂、快感、陶醉之中，这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它们也让他成了安慰者。在我们童话里的国王身上，所有这些迪奥尼索斯的特点只剩下了萨蒂尔神的赤裸裸的贪婪吗？

作为春天之神，也作为死亡之神，迪奥尼索斯跟突破的生命有很多关系，跟创造性的转变和与此相连的灵感。根据神话，迪奥尼索斯是宙斯和塞迈勒 (Semele) 的儿子；因此他有一个神灵父亲和一个人间母亲。迪奥尼索斯是陶醉和极度兴奋之神，也是极度兴奋的爱情之神。可他也是疯狂之神。他是一个将最对立的努力融于一体的神。他是最大的生活充实和最残酷的毁灭之神，他是一个春天之神，也被等同于死神哈德斯 (Hades)。他告诉人们充实生活、极度兴奋、疯狂、死亡和出生离得多么近。

这一迪奥尼索斯的特点在有着葡萄酒井的城里一定曾经作为生活情绪存在过：舞蹈、音乐、预言、灵感，这是迪奥尼索斯现身的生活领域，它们赋予生活一种节日的特征，充满极度兴奋和爱情，而不是充满强占，它同样也能变成疯狂。现在缺少这一生活特点。生活干涸了。母亲的怀抱里空空如也了。因此，在童话里，虽然小伙子已经娶了国王的女儿为妻，却很少发生性行为，这也就不奇怪了。

这个贪婪的国王想占有生下的一切，在他的统治之下，这

[1] 希腊神话中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有尾巴和山羊腿。——译注

不结金苹果的苹果树

说完他继续往前走，来到另一座城外，那里的卫兵又问他会什么手艺有什么知识。“我无所不知。”他回答道。“那就劳驾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城里的一棵平时结金苹果的树现在连树叶都不长了？”——“这个我会告诉你们的。”他回答道，“但要等我回来的时候。”

原先也有一棵结金苹果的苹果树。现在，只要这棵树重新长出树叶来，也就是活着，人们就已经满足了。结金苹果的苹果树让我们想起赫斯柏利提斯（Hesperiden）的苹果。大地母亲在女神赫拉结婚时送了这么一棵树，由阿特拉斯的女儿赫斯柏利提斯们和生长不停、名叫拉冬（Ladon）的龙看护着它。金苹果是大地母亲在她女儿成婚时赠送的礼品。通过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在婚礼时交配，大地的富饶得到了保障和维持，达到了所有死者的真正复活，从而维护了创造。赫斯柏利提斯们的金苹果因此也是不死的象征，同爱情和丰饶联系在一起的不死，它是女性之神大地母亲赠送的。因此公主们也经常向童话主人公索要金苹果当做定情物。她们必须借此表明她们也在分享爱情，它的丰饶，也分享着它拥有的死亡和再生的力量。但我们

童话里的树不再结金苹果了；同爱情女神有关的永恒的丰饶的象征，它没有了，甚至这些苹果结在上面的那棵树也病了，甚至死了。

这树是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它经常被拿来和人做比较，它挺立着，像一个人，生长，开花，结果，失去它们，死去。它受到四季节奏的束缚。树经常也成为整个人类的象征：根长在地里，伸展着进入世界，像人一样努力长向天空，将地下、地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样树也有人类的意义：生长，不停的变化符合四季的节奏，如果人类要将他的起源同天空联系起来的话，如果要将地上和天空之物联系起来的话。

在童话里这一生长变得不可能了。爱欲和丰饶再也不能看做奇迹了，再也不能传承下去了。这下，这个王国里的僵化就表现得明白无遗了，也被小伙子当做问题带上路了。这是无法迅速回答的问题，必须将它带上路慢慢考虑。

永远无人接替的船夫

说完他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条大河边，必须过河去。船夫问他会什么手艺有什么知识。“我无所不知。”他回答道。“那就劳驾你告诉我，”船夫说道，“为什么我得一直将船撑来撑去，永远无人来接替我？”——“这个我会告诉你的，”他回答道，“但要等我回来的时候。”

年轻人现在来到一条大河边，他必须渡过河去。对一个彼岸国家的想法——在一条大河后面，在汹涌的潮水后面——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很出名的想象。人们原先也想象冥府在大海背后。童话里经常讲，一个主人公，当他真正地寻找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时——比如说寻找生命之水，这则童话里的主人公原则上也是在寻找这个——先是大步走到已知世界的边缘，然后不得不让人渡进未知世界。

船夫也愿意这么做，他的任务似乎就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往来，在生者和死者的世界之间，或者在今生和来世的世界之间，而来世也可能就是被跟今世的人分隔开的东西。可这位船夫也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人接替他，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在完成他的联系任务，但显然也想进入另一种生活环境。他是一个一直在联系两种可能性的人，但不能真正取得什么成就。

作为人，我觉得他像这样一个人，他似乎感觉到他站在可能性的门槛上，几乎能描述什么，但一直停留在这种仅是可能性的状态。虽然他不断地到达今世和来世，但不能将任何有约束力的东西带进活人的这个世界，他在来回撑船，在永恒的来来往往中累得筋疲力竭。

现在，当一个不能允许革新的贪婪国王在进行统治时，实质性的问题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现在我们也理解了，这个幸运儿携带着什么希望，童话对“幸运”最终是怎么理解的。生活被困于一个妒忌和破坏占上风的环境里，所有旧东西必须保留，人们试图取来生活必需品，掠夺不是给予的东西、掠夺大自然也不是主动给予的东西。

男女的联系被破坏了，我们也可以视国王为男性的一个代表，他限制着母亲的影响范围。再也不可能存在被神界感动、同一个神灵结合，从而让生命获得情感根源的激情和能力了。剩下的是赤裸裸的贪婪。可有关未来、命运的知识也失落了，连同看到性爱的恢复力量的能力。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一个集体性问题；它可能长期影响生活情绪，在这段时间里再也无法保障同超常之物的联系。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父亲情结将母爱、女性，从而也将原始母亲大自然远远排挤开的生活情境里，它可以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跟被排挤者联系的尝试（船夫）虽然一直在进行，也一直存在，因为仅仅睡觉就让我们人类一直同我们的夜的一面保持着联系。但这一联系暂时没有带给生活任何新鲜的东西，估计更多地是被理解为西绪福斯^[1]工作了。现在这个幸运儿可以处

[1] 希腊神话中埃俄罗斯的儿子，尘世间最阴险狡诈的人。死后在冥土被罚推巨石上山，但快到山顶时巨石又会落下。——译注

魔鬼和老祖母

过河之后，他找到了地狱的入口。里面黑糊糊的，到处是煤烟灰。魔鬼不在家，只有他的老祖母坐在一张宽大的安乐椅里。“你有什么事？”她问他道，样子看上去一点不凶。“我想要魔鬼头上的三根金发。”他回答道，“要不然我就留不住我的妻子。”——“这要求太过分了，”她说道，“要是魔鬼回来发现了你，你会没命的，可我同情你，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她将他变成一只蚂蚁，说道：“你爬进我的裙褶里吧，在那儿你很安全。”——“好的，”他回答道，“这没问题，可我还想知道三件事，为什么一口平时流出葡萄酒的井干了，现在连水都不再流出？为什么一棵平时结金苹果的树现在连树叶都不长了？为什么一位船夫必须一直将船撑来撑去，没有人来接替他？”——“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她回答道，“可你只要悄悄地待着，注意我拔他三根金发时魔鬼说什么就行啦。”

地狱里的老祖母看样子一点不坏。她也是坐在一张安乐椅里。和她在一起有可能十分安逸。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黑黢黢、热乎乎、发出磷臭味的地狱。

就像他在森林里迷路一样，小伙子先是遇到一个老太婆，她对他很友善。于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虽然是在魔鬼的王国里，在地狱里，但这里并不比国王的统治下更痛苦。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怎样的一位魔鬼呢？

长有金发的魔鬼和老祖母住在地狱里，被排挤出了整体，或者在死人王国的领域里，在那里期待着复活，长有金发的魔鬼智慧非凡，具有特别的认识能力和远视能力，老祖母表现得是个乐于助人和足智多谋的女人。她是同魔鬼一起被“妖魔化”，被排除出整体的；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由此产生了。

赫尔（地狱）在日耳曼神话里是死人王国的名字，但也是这个死人王国的女神的名字，它以这个名字位列伟大的母亲女神圈子里，她们同时也都是春天女神、大地女神和死亡女神，因而体现了复活、再生、成熟和死亡的循环，体现它的神圣。另外她们也是爱情女神，因为爱情本身也有这一循环，因而总是将我们带进这一永恒的替换。

因此，在地狱里我们找到了母系社会时代统治一切的母亲女神，连同魔鬼一起，在这里还能看出这个魔鬼就是殒落的金星。哥特纳·阿本洛特认为，卢泽弗（Luzifer，金星）领导了反对父权制神耶和华的起义，因为他感觉自己对神圣的智慧——一个女性的神灵——更负有责任。为了她，他跟耶和华战斗，那些父权制社会的象征动物，他们今天成了女巫动物（比如蛇），作为魔鬼陪伴他。为了惩罚他，他被推下地狱，推进了阴间，即推到赫尔身边。

我们从卢泽弗身上可以看到父权制统治时代的男性神灵，那时候，男人可以作为伟大母亲的神一般的英雄同她欢庆神圣的婚礼，即代表了父权制之前对男子气概和两性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形式受到排斥，这样伟大母亲的财富也同样“丢失了”或受到诅咒；体现财富和生活富足的一切都是残忍的，因此是

被禁止的。远见、知识，对更大联系的预感也都受到诋毁。我们多么迅速地称我们对未来知识的强烈好奇和我们为了揭开未来的面纱所必需的方法为“恶魔般的迷信”啊！

但这座地狱里有着怎样的财富啊——三根金发只是它的小小表示！

我们遇到的魔鬼和老祖母是这样一对，女人对男人有着影响，就像老太婆影响着盗首一样。与此相对照的是国王跟他妻子的关系：她必须执行命令，她毫无发言权。一种女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关系形式可能被排挤进地狱或被排挤进隐蔽的森林。当魔鬼必须交出他的三根金发，同时解开谜语时，这就表明了这个关系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无论如何，地狱似乎也不完全像我到目前为此对它的描述这样舒适。我们的主人公又一次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同时也处于母亲的强大保护之下，让他并不真正地相信死亡。

魔鬼在这里被描写为食人动物。这是对魔鬼的传统描写。他是神的敌人，因而是良好生命的敌人。也可能这个食人特性是被倒扣在魔鬼头上的，是要让我们摆脱所有的邪恶，而它还同对伟大母亲的崇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她有时候也会相当野蛮。

这一威胁在于这个魔鬼吃人，即他将他们吞入体内，让他们不能再实现其中的人类部分，同时属于两个世界。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有远见的魔鬼有多少东西被放过未提，那我们就不会奇怪他对人们是多么愤怒了。他总是偷偷出没，造成危害，就像我们因为害怕强烈排斥的生存机会，它们一再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也威胁我们。

但小伙子不应该留在这里，他不应该失败；去地狱里的魔鬼那里可以理解为经历死亡和再生，理解为他再也无法过他的旧生活了，他在进行漫长的寻找，在寻找中他的问题显示了出

来，他再一次进入一座洞窟，它同时也被称做地狱和下界，那些谜语必须在那里得到解答，好让生命重新恢复它的活力。

关于马耳他岛上伟大母亲的庙宇，传说病人可以去那里，在庙里睡觉，在睡眠中通过梦开始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称这种睡眠为睡眠疗法。我们也差不多可以这样形容年轻人在地狱里的逗留，而这里一直存在这个问题：能否找到答案，或者是否会“被吃掉”，死亡或者生命的一次重新恢复是否会真的出现。

化身为一只蚂蚁可以有一个最实际的原因：蚂蚁很容易藏在裙褶里，小而不起眼。

蚂蚁被当做勤劳和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的象征，也被当做智慧的预见性的象征，因为它们为自己储藏食品。这个象征可能也暗示了年轻人的行为，他从中期待着他的问题的解决。现在他不再讲：“我无所不知”了，而是谦虚地请求帮助。现在他不再自高自大，而是表现为一种谦逊的形象，但也不否认——以这个动物形象来表现——他还有其他的什么特点：勤奋，远见，集体感。可能他带上路的正是这种共同生活的意识。这样看来，变成蚂蚁也不完全是偶然的。

魔鬼释梦

天黑了，魔鬼回家来了。他一进门就发觉空气不纯。“我闻到，我闻到了人肉味。”他说道，“这里不正常。”他边说边四处张望，寻找，但什么也没找到。老祖母却骂起他来，“刚刚打扫过，将一切收拾得整整齐齐，现在你又翻得乱七八糟了。”她说道，“你鼻子里才总是有人肉味儿呢！快坐下吃晚饭吧。”吃喝完毕，他累了，将头枕在老祖母怀里，让她给他捉虱子。没过多久他就睡着了，呼噜呼噜打起鼾来。于是老人揪住一根金发，拔出来，放在身旁。“哎哟！”魔鬼叫道，“你想干什么？”——“我做了个恶梦。”老祖母回答道，“不小心揪到了你的头发。”——“你梦到什么了？”“我梦到集市上有一口井，平时里面涌出葡萄酒，现在却干得连水都不肯出了，这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嗨，他们哪里会知道！”魔鬼回答道，“井里的一块石头下面坐着一只蟾蜍，他们只要杀死它，就还会有葡萄酒流出来了。”老祖母又给他捉虱子，直到他又睡着了，呼噜打得窗户都颤动起来。于是她拔了他的第二根头发。“嗨，你干什么？”魔鬼生气地叫道。“别发火。”她回答道，“那是我梦中做的。”

——“你又梦到什么了？”他问道，“我梦到在一座王国里有一棵树，树上平时结满金色的苹果，现在却连树叶也不长了。原因会是什么呢？”——“嗨，他们哪里会知道！”魔鬼回答道，“有只老鼠在啃树根；他们只要杀死老鼠，它就又会结金苹果了，如果听任它继续啃下去，树就会完全枯死。可是别再拿你的梦来烦我了；你要是再弄醒我一次，我就给你一耳光。”老祖母用好言好语诳他，继续替他捉虱子，直到他又睡着了，打起呼来。于是她抓住第三根金发，从他头上拔了出来。魔鬼跳起来，大声嚷嚷，冲她发火，可她再次安慰他，说道：“谁能对恶梦负责呀！”——“你梦到什么了？”他十分好奇地问道。“我梦到一名船夫，他抱怨他不得不一直将船撑来撑去，没人来接替他。这责任在哪里呢？”——“哎，这个蠢货！”魔鬼回答道，“只要有人来渡河，他只需要将撑杆往那人手里一塞，对方就必须撑船，他就自由了。”由于老祖母已经拔了他的三根金发，三个问题也得到了回答，她就不再打扰魔鬼，让他一觉睡到天亮。

现在由老祖母来负责导演，主人公必须作为蚂蚁倾听。就像我们面临着真正的大问题需要解决时首先也必须开放地聆听我们的内心一样，看看我们的梦和幻想会给我们什么画面和答案。实现我们所听到的内容的行动将在后面进行。

老祖母给魔鬼东西吃，他将他的头枕在她的大腿上请她为他捉虱子。这表明了魔鬼和老祖母之间关系密切，捉虱子是一种彼此亲密和温情地交往的象征。另外那当然是一种母亲般的姿态。

于是老祖母拔出了他的三根金发，这就是说，她“拔出”了

他的三个智慧，她拔出了他的三个秘密。金发表示这些智慧十分重要，也确实很富有启发性。老祖母将问题作为梦提出来，我觉得她这样做也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有用的提示来理解这个情形：这些问题可以被梦到，跟这些问题有着直接联系的这些答案，就像我们从我们的梦里认识的同样的答案，它们跟黄金一样宝贵。这些梦给予我们启发，它们告诉我们，如何改变这一问题情形。在这里哈克（Hark）讲到了清醒的做梦经历，说：“在这里清醒的意思是一个人闪电样迅速明白，‘那条狗被埋在哪里’。那是一种自己心灵里忽闪的认识，它释发出一种让生命转变的力量。”

我觉得，好像许多童话都是像清醒的梦这样的东西，我们直到现在——在它们诞生数百年之后——才开始理解它们对人类生活的生存意义。这一转变的生命力在童话里体现在一个情境里，在那个情境里生命面临着干涸的危险，特点是船夫永恒的撑来撑去，所有爱欲均不存在。

魔鬼的解决方法：在井里的一块石头下有只蟾蜍，必须将它杀死。一只老鼠在啃树根，如果杀死它，树就又会结金苹果，如果听任它继续啃下去，树就会完全枯死。而船夫应该将撑杆塞到前来的另一个人手里，然后他就自由了，可以做别的事情去了。这永恒的撑来撑去显然是无法避免的，但不必总做同样的事情。

在这里魔鬼不仅证明了自己很有远见，而且也狡猾，是个知道事情会如何转变的人。他具有墨丘利（Mercur）^{〔1〕}的特点：墨丘利，另一个更出名的名字是赫尔墨斯，在希腊人眼里是大小门的守护神——年轻人遇到的门卫们就已经是“魔鬼”

〔1〕 赫尔墨脱斯的希腊名字，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八大行星中的水星，宙斯与迈亚之子。——译注

复活的归途

等魔鬼又离去之后，老祖母从裙褶里捉出蚂蚁，让幸运儿恢复了人形。“这三根金发你拿去吧，”她说道。“魔鬼对你的那三个问题所说的话，你应该也听到了。”——“是的，”他回答道。“我听到了，会牢牢记住的。”——“这样你就得到帮助了。”她说道，“现在你可以走了。”他感谢老人在危难中的帮助，离开地狱，对事事都如此顺利感到高兴。当他来到船夫跟前时，船夫要他兑现诺言。“你先将我渡过去，”幸运儿说道，“然后我才告诉你，如何找到人顶替。”到达河对岸后，他将魔鬼的建议告诉了船夫：“如果又有人来要渡河，你将撑杆塞进他手里就行了。”他继续往前走，来到果树不再结金苹果的那座城市，卫兵们也要他回答。于是他将他从魔鬼那儿听到的话告诉了卫兵：“只要杀死啃树根的那只老鼠，它就又会结金苹果了。”卫兵们感激他，送给他两头驮着金子的毛驴，他牵着它们走了。最后他来到井干涸了的那座城市。他又将魔鬼的话告诉了卫兵：“有只蟾蜍待在井里的一块石头下面，必须找到它将它杀死，那样井里就又会涌出大量葡萄酒了。”卫兵们感激他，同样

送给了他两头驮着金子的毛驴。

老祖母将金发给了幸运儿——在这里年轻人又被明确地叫做幸运儿了——确认他也听到了魔鬼的回答。他为这困境中的帮助向老祖母道谢，离开地狱，为一切都如愿以偿而高兴。

现在他明白他忍受和拿上的是某种重要的东西，不再像娶国王的女儿那样是福从天降，现在他也为他的幸福尽了点力，可以为此高兴了。那他到目前为止一直拥有、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印象的理所当然的幸运——一种让一个人感到理所当然的东西怎么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呢——让位给了一种对幸运的十分清醒的理解：他可以为他幸运高兴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具有积极的理解、有着有利的自恋倾向的人的典型发展：幸运是必然的，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此人在生活中的许多成功事情也同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也为此作出了一些努力。这是他的生活法则。直到遇上生命的一段干渴路程，他坚韧不拔、坚定不移地——暗地里知道他最后的幸运——强忍着继续前进，也忍受一个十分茫然和死气沉沉的时期，然后在新的复活和新的认识中出现解决方法，他意识到，如此幸运地落在他身上的东西，也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到，为此快乐是理所应当的。

进入地狱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一条幸运儿必须看到的生活不太幸运方面的道路，那些方面他当然也有。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有利的自恋倾向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尽管他毫不留情地认识到了问题，它们对他甚至经常比对别人更不留情，因为他也能允许这些问题——他肯定能控制它们。因为最终他是无所不知的。

这个幸运儿也有聪明的特点：船夫的问题他是直到船夫将他渡过了河才告诉对方答案的。他这样做阻止了他自己成为船

夫，在两个世界之间，在无情的撑来撑去之间漂浮，而不能真的将某种新东西带进生活。归路是他将他了解的东西带进生活的、复活的道路；转变也就由此产生。我们看到每当人们无法决定他们是想在一个梦想世界还是一个由他们创造出来的世界里生活时，就存在这一永恒的来回撑船。这一来回撑船显然也是必需的，但被挑选出来这么做的不是这个幸运儿，到头来却是老国王。

主人公可以告诉长着不结果的树的城市的原因：一只老鼠在啃树根，必须杀死这只老鼠。也就是这棵生命和爱情之树的根受到了威胁。在这棵树跟大地有联系的地方，在它植根于地下领域的地方，一只饕餮的动物在啃啮它。特别是在中世纪，这一饕餮行为及其很大的繁殖能力使得老鼠经常作为魔鬼动物或鬼巫动物出现，作为一种危害人类的动物出现。因此动物同被妖魔化、女巫化的大地女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深受排挤的东西，正在啃着生命和爱情之树——必须杀死它。对爱欲（金苹果）里所显示的女性的容光焕发的形式和鼓舞人心的形式（涌出葡萄酒的集市井）的需求现在得到了承认。女性不必再仅以其破坏性的形式引人注目，以让我们明白我们有点不太正常的啃啮，以不再真正地容忍爱情的负罪感。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啃啮的位置，将它消灭掉了。

在葡萄酒出口外面坐着一只蟾蜍。在埃及，蟾蜍代表女神希切特（Hiqit），她是一个复活女神，因此也属于春天女神和死亡女神的圈子。在中世纪艺术里蟾蜍代表高傲和淫乐，也代表吝啬。它经常被象征性地视作青蛙的对立面：如果青蛙是复活的象征，蟾蜍就是在黑暗和地狱中沉沦的象征。因此它是阻止复活的力量。

将蟾蜍评价为善还是恶跟对母亲女神的评价是相连的。在埃及，母亲神长期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受到重视，属于她的动

物们也没有受到指责。如果母亲神被贬低，那么陪伴她的动物们，同时还有我们的肉体的、直觉的、生命的力量也就被妖魔化或女巫化了。因此我们童话里的葡萄酒无法再流了，它不可以再流了。直到那只蟾蜍被杀死，那处于春天突破性的快乐、复活、重新参与生活、但也受到情感鼓舞的女性特征，这一激动和兴奋，不再被妖魔化时，葡萄酒才能重新流淌。

今天我们经常抱怨我们彼此交往时冷静的、干巴巴的方式。“有头脑”（Verkopft）几乎成了骂人话。尽管如此“感情冲动”还是很快就会受到拒绝，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生命活力存在于我们的激情之中。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害怕激情，害怕它们的失控的、混乱的一面。当然不是要完全听任激情主宰，我们也必须一直培养它们；也不是简单地排斥它们，过分冷淡地生活，导致出现情感的崩溃或啃啮的沮丧。

归途中幸运儿带回了生命。金苹果又可以有指望了：性爱的感觉和同时体会到的不死的感觉又能显现了，又可以体验到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转变力量了，喷泉里又流淌葡萄酒了。

幸运儿分别得到两头驮载黄金的驴子，从中也可以看到现在可以作为生活富足来体验的财富。可以看到幸运了。驴子在这里可以是随意被选作驮兽的，但在这种迪奥尼索斯的动物身上也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取到的不仅仅是永恒的价值，而且也是明显的、人性的、性欲的、冲动的、活生生的价值——即找到了跟肉体的一种新的关系，从而也找到了同一般的冲动、特别是同性欲的一种新关系。

调走国王

幸运儿终于回到了妻子身边，重新见到他，听到他说一切都圆满成功了时，她满心欢喜。他将国王要求的东西——魔鬼的三根金发，送给了国王。见到四头驮着金子的毛驴，国王高兴极了，说道：“现在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你可以留下我的女儿了。可是，亲爱的女婿，请你告诉我哪儿来的这许多金子？这可是很大的财富啊！”——“我过了一条河，”他回答道，“发现河边不是沙子而是金子，就将它搬回来了。”——“我也能去搬吗？”国王说道，十分贪婪。“您想取多少就可以取多少。”他回答道，“河上有个船夫，您让他渡您到彼岸，那样您就可以在彼岸将您的袋子装满了。”贪婪的国王匆匆忙忙地上路，来到河边后，他对船夫招手，要船夫送他过河去。船夫来了，让他上船，当他们来到彼岸时，船夫将撑杆往他手里一塞，跳上岸跑了。从此，为了赎他的罪孽，国王必须撑船。

“他还在撑船吗？”——“怎么不在？永远不会有人去拿走他的撑杆的。”

重新见到他，幸运儿的妻子满心欢喜。他外出是因为他想

留下他的妻子，虽然是服从国王的命令。国王本来是想毁掉幸运儿，可他绝对没有料到这个幸运儿恰恰解救了被国王所指责的东西，让国家有了生机。可国王根本注意不到这一点；他只为了钱感到高兴。他还是那么贪婪。而幸运儿对此加以利用，从而证明了自己是墨丘利式魔鬼的好学生，因为如果童话里的谁已经到过这么一个魔鬼那里，那他也就接受了它的特点。幸运儿不仅骗过了船夫，而且也骗过了国王，从而表明只有通过诡计才能赶走根本不想主动禅让的强大力量。

人们有可能会期望国王主动禅让。但大错特错了：他想得到他女婿的财富，同时也想继续维持他的统治。就像在经历过一段本来必然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生活之后，我们经常既想继续维持旧生活，又想不错过新的。只有当这个贪婪的国王下台之后生活才有可能发生激进的变化。

将这理解为幸运儿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本身被一种巨大的贪婪所控制了，它恰恰会将他引离幸福。现在国王自己被派上路了，他也应该走了，现在人人都知道，他一直在魔鬼的世界和幸运儿的世界之间来回行驶。他不想承认死亡本身，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说得形象点，他一直就在做这种事情。

童话里称这是对他的罪孽的惩罚，从而以有名的格林兄弟的方式进行了道德说教。但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情节，和幸运儿的出生有关的预言这下真的实现了：可以生活得更有力了。尽管如此，还是无法轻易地战胜那曾经阻止活力生命的东西，国王所象征的这一行为也不会就这么一下子死亡。主要是虽然眼下看不到它了，它不再破坏了，但这一行为仍然存在。完全有可能，又有一个人要被渡过河去，到时国王会将撑竿塞进他手里，他会回来的危险依然存在。

贪婪，占有欲，妒忌，不让任何新鲜事物进入生活的尝试，估计是一种人类的尝试，它一直陪伴着我们，它存在于我们的

心灵里，是新事物的敌人。值得考虑的是，尽管幸运儿被示范性地告知了如何对付这种行为，这一方面始终存在。

但是，归根结底这则童话告诉我们：一旦做出了一个预言，一旦有谁作为幸运儿生到世界上，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也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个幸运的实现。尽管如此，童话里对死亡的威胁、危险的沉沦、可能的失败的描写太长了，好像它想说：我们一直生活在跟死亡的斗争中，但求死的力量，不比求生的力量强大——如果我们是幸运儿的话。重要的只是我们也利用这一预言为我们服务，知道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必须完成的命运，只有当我们真正地经历了我们的命运，不管它有多沉重或有多轻松，当我们接受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时，这一生才算是成功的。

但前提是我们要认真地倾听生命、倾听内心的生命要我们做什么，因为井和树的语言不是国王的语言。归根结底，这构成了这个幸运儿的幸运：他理所当然地感激起源和根源的这一女性世界，坦然接受她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冒险踏上危险道路。他相信根本没有向他展示最简单一面的生活。

会不会我们都是幸运儿，只是没有觉察到，或者是我们不想觉察，好让我们不必去走一个幸运儿的道路呢？